

# 大学文艺

5



马大华文学会

KDN 1505

# 目 錄



人種優劣論 .....	1
從日本當局規定「食魚量」談起 .....	2
辯論會 .....	3
在阿里家里 .....	7
洋灰又再短缺 .....	7
雜談盜賊 .....	8
談中國熱 .....	9
石山行 .....	10
李小龍死了 .....	11
坡底鄉下都一樣 .....	12
絕對・相對 .....	13
叫生活啊要不了我們的命 .....	16
漫談報紙 .....	18
訪周海嬰—魯迅的兒子 .....	19
兩姐妹 .....	20
在漂亮言詞的背後 .....	29
龐末萊的森林里的夢魘 .....	31
總有那麼一天 .....	32
「要坐牢，一起去！」（木刻——封二）	



# 人種优劣论

貧生譯

在三十年代的德國，希特拉提出“優秀民族”的概念，作為把納粹獨裁統治強加在德國的理由；他發動了第二次世界大戰，集體屠殺了無數無辜人民。在一九三四年出版的“我的奮鬥”一書中，希特拉論述道：“既然劣等人在數量上總是超過精英，……給予相同的生存和生育機會，庸劣者就會繁殖得那麼快，以至精英被迫退居一旁。因此這必須加以糾正，以利精英。造化提供了一個辦法，它使庸劣者面對貧困的生活，在這種情形下讓它自行消滅人口。至於其餘的，造化也並非毫無抉擇地讓他們繁殖，而是根據體力和健康實施無情的淘汰。”

希特拉的種族遺傳學和“人種優劣”觀點，如今正在星加坡自由自在地迴響着，而且構成了行動黨領導層的思想中的一個顯著特色。他們認為人的聰明才智主要由遺傳決定，工人出身的父母生不出聰明伶俐的孩子。星加坡衛生部長去年四月在開始辯論墮胎法案時，對窮人作了粗暴的攻擊，他說：“絕大多數違法者、刑事犯和反社會份子，主要是棄兒、私生子和來自破裂的家庭。我們新加坡不能夠有這一類人。”衛生部長當然做夢也不會想到把這些問題歸罪於腐敗、不公平的星加坡社會，那就是環境的因素。

不過，在為墮胎法案辯護時，最刺耳的言論不是發自別人，恰恰就是總理本身。自稱為所謂「遺傳學的專家」，他說：“在發展國家，一種非常引人注目的趨向就是：受過高等教育者的家庭比少受教育者的家庭要小的多。在像星加坡那樣都市化、但尚在發展中的社會，這種趨向也顯而易見。如果讓這趨向繼續下去，人口素質必然會下降。”哈里·李引用李察·林恩（一個法西斯學匪，都柏林社會學研究院成員）的話來證明他的論點。李說：“在任何社會，都有智力高和智力低的人。李察·林恩教授……在一九六九年三月廿日出版的“新科學家”上寫道，遺傳學者已經得出結論，人的聰明和才智主要決定於遺傳。”以這樣的說法，李狡黠地使人們對社會的注意力轉移

到人類本身和遺傳因素等等，而錯把後者當作主要的因素，於是，一切毛病都得歸罪於這個因素；而不是不公平的、惡性循環的、資產階級的、新殖民主義的社會。把問題解釋成如此這般之後，他進一步地說：“我們的問題就是怎樣塑造一套不鼓勵體制，使到那些不負責任和反社會份子不會認為只要把孩子生下來，政府就有義務提供他們和他們的子女足夠的糧食、醫藥、房屋、教育和職業……。我們衡量墮胎法令和自動絕育法令成敗的準繩，就是看這些法令能否提高我們人民的素質。我們必須鼓勵月入不上二百元、無法養育和栽培衆多子女的人，不生下兩個以上的兒女。”和希特拉同一腔調，他總結：“如果我們現在不嘗試糾正這個會給我們社會留下一群肉體上、智力上、文化上都「貧血」的人的趨向，我們就會抱憾浪費了時間。”

這些令人毛骨悚然的言論就是法西斯主義的回聲。甚至“遠東經濟評論”，一本代表英國壟斷資本利益的雜誌也為之“不安”。在“旅客故事”這欄，它評論道：“總理談到墮胎時的遺傳學觀點和（家庭環境決定智力高低的說法，在星加坡並未欣然地被接受。在國會辯論這條法令期間，他的腔調，對一些人來說，就是納粹德國靠不住的科學家所闡述的理論的刺耳回聲。總理聲稱難於理喻這樣的非難，但是他的一些公務員却私下抱怨總理未免太過無情（他們認為）地攻擊窮人家養不出聰明伶俐的孩子。”



# 從日本當局規定 『食魚量』談起

若  
漁

六月二十四日，日本衛生部發表了一篇官方報告，警告日本民眾必須有「節制」地吃某些魚、貝、蝦等海產。這篇報告說，每週每人切勿吃超過一又四分之一磅的魚，報告也規定了十二種魚的每週「安全服食量」，其中主要的六種魚的「安全服食量」如下：

青背魚：十二尾	鱈魚：十・三尾
沙丁魚：十・二尾	秋刀魚：五・八尾
墨魚：二・三尾	黃尾魚：一・六尾

衛生部發表了這項報告之後，所引起的反應可謂非空小可。從六月二十五日開始，日本全國的漁民和魚商即展開了全國性的示威運動。

六月二十五日那天，日本十個縣的漁民和魚商在海上和陸上舉行群眾大會，參加的漁民和魚商達一萬二千多人。他們抗議衛生部鼓勵人民多吃肉類、蔬菜，少吃魚之作法。他們還指出，既使在衛生部發表「食魚指導綱要」之前，有關魚染水銀毒的消息即已使到魚的銷售量急遽銳減。

在大阪，一千多名漁民舉行群眾大會，向縣政府提呈抗議書，申訴他們已經二十多天未出海捕魚，原因是無人前來買魚。大阪的八十多間魚生店主則聯合向市政府提出抗議，申訴說由於生意冷落蕭條，他們本身幾已淪為「魚乾」。據這些魚生店主說，自從有關魚染水銀毒的消息不脛而走之後，他們的日常生意由每天的四萬日圓（折合美金一百五十四元）減至八千圓（美金三十元）。

在名古屋，一群情緒激奮的漁商聚集在市政廳門前，把三噸鮮魚免費贈予家庭主婦，以示抗議。

在東京，五千艘漁船的三百名漁民在東京灣舉行抗議，他們呼籲：請勿污染我們的魚場！

七月二日，日本漁業合作社總會的發言人警告說，來自全國各地的二千名漁民將列隊前往日本經濟團體總會的總部示威。發言人稱，全國各地的漁民對自民黨政經濟團體總會感到極端不滿。

七月四日，幾乎所有的東京賣魚店及一些超級市場都參加罷市，以便出席抗議沿海魚類遭受工業廢料毒化的大會。總共有一萬二千名魚商出席了這個大會。這是空前未見的日本魚商大集會。

在神戶，一名漁業運輸公司的老闆小畑六津雄固不堪生意受損及打擊，竟身淋火水，引火自焚！

七月七日，日本水俣市的漁民把五噸重的新鮮沙丁魚，傾倒在窒素化學工廠的大門前，抗議這家化學工廠的廢水污染沿海海鮮。

至此，日本漁民和魚商的抗議示威可以說是一浪高過一浪，方興未艾。

日本水銀中毒的事件，最先是在日本南部的水俣市發生的。由於設立在水俣市的窒素化學工廠，將含有水銀的工業廢水大量的排入海中，使到海里的魚也含有水銀毒，人吃了這些魚，就會引起水銀中毒。這些水銀逐漸在腦里積累起來，會產生永久性的神經損傷，從而導至雙眼失明、半身不遂、手足畸型，甚至死亡。據官方宣佈，在水俣市中了水銀毒的人數達四百二十七人，其中包括六十九名已中毒身亡者。

後來，日本其他地方也陸續發現了這種駭人聽聞的「水俣病」(Minamata disease)。今年六月，在熊平市附近，有二十九人被發現患了「水俣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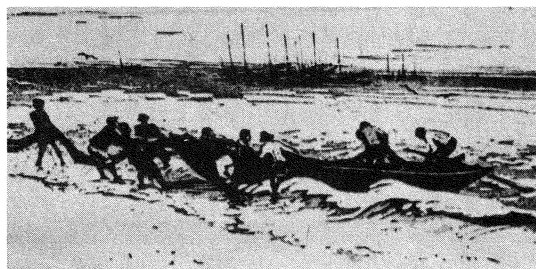
有鑒於水俣病之蔓延以及它在日本人中引起的恐懼和不安，日本衛生部即擺出了一副「關心民瘼」的姿態，給日本人民開了個「安全食魚祕方」。姑且把這「祕方」斷絕漁民魚商的生路問題擱在一邊，日本民眾首先對它感到懷疑的一點是：這個「祕方」是否有確鑿的科學根據呢？倘若根據當局之配方來吃魚，是否有確保不中水銀毒之「安全」？

關於這個問題，僅僅從日本衛生部的倉促、舉棋不定的處理問題的手法上，即能見其端倪。最先，衛生部規定每週切勿吃超過十二尾青背魚，但後來在東京魚商企業公會的代表前往交涉之後，衛生部發言人即改變初衷，宣佈說青背魚之「安全服食量」已由原來的每週十二尾提高到四十六點二尾。

這種荒唐可笑的作法，自然很使日本民眾感到厭惡和不滿。

實際上，日本當局只圖一味警告民眾少吃魚或限制每人每週應吃多少魚之舉，根本解決不了水俣病的問題，而且也無法制止它更進一步惡化。

人們要問的是：為什麼日本當局不禁止工廠將廢水廢渣傾倒入海？抑或為什麼不學習中國的方法，把這些廢水廢渣加以「廢物利用」？



(轉第六版)

# 辯論會

集體創作

時下所流行的辯論會的形式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我們知道，真理是越辯越明的，但是如果辯論會的題目是刻意安排、辯論員又受限制，談得很片面，甚至歪曲，顛倒是非，僅是爲了辯論而辯論，就會有很多似是而非的歪論出現，得出荒謬的結果，聽衆如果不加分析、思考，可要當心被誤導！

處理形式：鬧劇或廣播劇

時代：現代

地點：天堂國電視台

人物：(A)主席

(B)評判團

(1)天堂國廠商聯合會主席（又是評判團代表）簡稱評代。

(2)罐頭自來水廠經理。

(3)天堂國消費人公會主席。

(C)正方代表四人

依發言次序簡稱正一，正二，正三，正四。

(D)反方代表四人

依發言次序簡稱反一，反二，反三，反四。

(E)中立者兩人，簡稱中立一及中立二。

（辯論會音樂播出，幕開，主席、評判團及正反雙方代表經已入席，掌聲。）

主席：本主席現在隆重宣佈本天堂國本年度的辯論比賽正式開始，舉辦這次辯論會的目的，在於通過辯論會，使人們對問題更深入的了解，然後接受辯論出來的真理。今晚非常榮幸能請到三位聲名顯赫的大人物來擔任這次辯論會的評判。他們是：第一位，天堂國廠商聯合會主席（此人站了起來，點了點頭，掌聲），第二位，罐頭自來水廠經理（動作與前一位同），第三位，是天堂國消費人公會主席（動作和前兩位同）。本主席在此要再慎重的聲明一下：辯論會的結果，是不代表本台的立場，也不代表正反雙方的立場，更不代表任何公司，任何機構……等等的立場。今晚所要辯論的題目是「

罐頭自來水增價一毛比增價五分更好」，另一方面今晚將要選出一名最佳發言者。好！現在請正反兩方代表闡明他們的立場。請！

正一：我方堅決認為，罐頭自來水應該加價一毛（掌聲）。

反一：我方堅決認為，罐頭自來水應該加價五分（掌聲）。

主席：現在請雙方代表輪流發言，正方第一位發言人，請！

正一：主席，評判先生，對方代表，各位觀眾，我方堅決認為，罐頭自來水應該加價一毛，爲什麼呢？理由就好像天上的星星那麼多，現在讓我隨便舉兩個來談吧！第一，市面上普遍加薪，我們的人民公僕已經一律大大的加薪，根據這個事實，可以証明我們的人民公僕是多麼的有錢，所以身爲主人的我們，也應該更加有錢，不妨大胆的加價一毛。第二，加價是等於生活水準的提高，這點是有好幾位專家的理論作根據的。（手指向評判團）各位觀眾，我必須提醒你們，在英明能幹，而又不貪污的……（咳了兩聲）領導下，我們的物價天天漲，這顯示我們的生活水準已大大的提高，生活水準的提高說明什麼呢？這說明社會更加繁榮興盛，所以爲了表示社會的進步，我們既使束緊腰帶，記住！束緊腰帶！也必須堅強的忍受下去。所以每當我聽到罐頭自來水又加價了，Oh, wonderful！我總是高興得不得了，哈哈，這明顯的指出，我們的生活水準已經大大的提高，所以加價一毛是合理的，這不但合理，而且也應該大大的慶祝一番呢！謝謝。（掌聲）

主席：反方第一位發言人，請！

反一：主席，評判先生，對方代表，各位觀眾，在我們這個繁榮興盛的天堂國裏，貨物向來是價廉

物美的，最多最多呢，只是調整調整一下價格吧了。對方第一位代表的長篇大論，無非是在說明罐頭自來水必須調整價格而已。不過，我方堅決認為，即使要調整，也只能調整五分，這樣一來，顧客在心理上比較容易接受，不會有太大的痛苦，而且本天堂國的貨物也不是迫切需要起價的嘛！現在世界各國生活水準不斷提高，物價天天調整，爲了隨着時代潮流，爲了表示不比他國落後，調整五分錢只是起個意思罷了。對方代表剛才說：我們即使束緊腰帶，也必須堅強的忍受起來，我要提出強烈的抗議，這幾年來，我的腰束，束，束（苦着臉、翻白眼睛、做束腰狀），束到只剩下現在的十幾吋，如果再束下去，不是要斷掉了嗎？很可怕的！更糟的是，如果大家覺得腰束得太緊，耐不住了，犯罪案件就會跟着增加。這樣下去，太可怕了！請問對方代表要怎麼辦呢？到時本天堂國還會太平嗎？還會興盛嗎？謝謝！（掌聲）

主席：現在請正方第二位發言者發言。

正二：（站起來，整整衣服、拉拉領帶，然後露出笑容）主席，評判先生，親愛的對方代表，親愛的觀衆們，聽完了對方的歪論，前後牛頭不對馬咀，說了老半天還說不出一句漂亮的話來。他們說：「這幾年來，腰帶天天束，束，束。（模仿反一的動作）束到只剩下十幾吋，再束下去就會斷掉。」讓我告訴你，腰帶斷了有什麼關係，斷了可以再買一條新的嘛！照綁可也！可見他們已經亂成一團，敗局已定，還是讓我來指點指點他們一下吧！（洋洋得意，慢慢地從口袋抽出講稿，然後扳起臉孔）大家都知道，真理是在我們這邊，我們是爲真理而辯，大家都知道，我方是贊成罐頭自來水起價五分，爲什麼呢？起價五分比起價一角好處多了，且聽……（立刻被正三，正一制止）

正三：唉呀！我們是抽到“一角”的呀！

正一，正四：是呀！一角的呀！

主席：（憤怒地）你可以 balik 講嘛，哼！

正二：（如夢初醒）嘿……嘿……對不起，對不起，是我把抽籤的題目弄錯了，弄顛倒了，我……我……收回剛才的話，我……我堅決反對剛才的話。嘿……嘿……（忽忽坐下，忽然若有所悟，又忽忽站起）反正我們抽到一角，一角就是真理，你們就是無理，也就是說我們是對的，你們是錯的，也等於說你們是在強詞奪理，故意歪曲事實，既然是這樣，我爲何要跟你們狡辯，浪費我的精神、生命和口水，謝謝！（掌聲）

主席：反方第二位發言人請！

反二：主席，評判先生，以及各位親愛的觀衆們，從剛才各位和我的笑聲裏，我們可以知道對面第二個瓜的言論，是多麼的可笑，我發現他有點神經錯亂、語無倫次，竟敢在廣大觀衆雪亮的眼睛面前，故意搬弄是非，胡說八道，結果是自打咀巴，自尋麻煩。（搖搖頭，表示無可奈何）

主席：讓我提醒大家，辯論會應該在充滿友誼的氣氛中進行，不許作人身攻擊，希望各位代表記住。

反二：是……是……剛才對方有人說，腰帶斷了可以再買一條新的。但是我們所指的，是腰斷了，不是腰帶斷了，以後聽話聽清楚一點，如果是腰斷了，對面的，你知道那裏有得買。對面的，你們一定沒有想到加價一毛所產生的嚴重後果，讓我告訴你們吧！加價一毛，東西貴了，就少一些人買，結果罐頭自來水銷路減少，造成生產過剩，工廠倒了，你們都沒有工作了，對面的，這是好的嗎？噫！更糟的是，萬一有些人胆子大了起來，想盡種種方法，去偷、去搶，社會大亂起來，你們大家都不平安了，沒有人敢來投資了，如果你們聽懂了這些東西，你們還敢堅持加價一毛嗎？謝謝（掌聲）

主席：正方第三位發言者，請！

正三：聽了對方代表的發言，我感到非常的生氣，想不到在這個文明的社會，竟然會出現這種野蠻行爲，不懂得尊重別人，須要主席來提醒。主席，對方代表，各位來賓，我和我的同僚已經一再的強調加價一毛不但是合理而且是必須的。讓我舉些例子來說明吧！一）從實用的眼光看，五分錢已經是沒有用了，丟在地上，就是乞丐也不會去拾，請問你可以拿它來幹什麼呢？既不可以用它來搭車，又不可用它來買冰水喝，就算是買糖菓吧，好的也不會賣給你。二）從面子問題來看，天堂國的人們是講究面子的，如果加價五分的話，就會被人恥笑爲“五分錢大過牛車輪”。這樣做法，不是丟盡本天堂國的臉嗎？我買冰水時，即使他要收五分，我都給他一毛，加價五分，實在大寒酸了，沒有風度。現在我來反駁對方的論點：針對反方第二位代表所說：加價一角會增加犯罪案件，這點是錯的，大家都知道，犯罪案件是不可避免的，如果加一毛，東西會比較貴，因此人們就不想買東西了，不想買東西呢，就不想出街，不想出街就不會犯罪了。說到什麼加價一毛會負擔不起，唉！那是笑話啦，你知道嗎，幾百塊錢一粒的禮炮 bomb！（口水亂噴）我們每年都可以“砰砰碰碰”放它幾十粒，好像放屁一樣，那也不算什麼呀！至于對方代表說：束，束，束，束

到最後腰斷了，那有什麼要緊呢！要知道這是爲國犧牲，成了烈士，爲天堂國的繁榮與進步，作出努力，是“勇猛剛強”的表現，是值得學習的。謝謝各位！（掌聲）

主席：唔！現在輪到反方第三位發言者，請！

反三：主席，評判先生，各位來賓，對方代表，現在讓我把對方不符合事實的論調大胆的暴露在觀衆面前，剛才對方第三位代表說：「五分錢已經是沒有用了，沒人要了」這就大錯特錯了，我每次身上總帶了很多五分錢，爲什麼呢？我告訴你吧！每次碰到學生向我售旗時，善事嘛，不做不好意思，所以我就拿五分錢，用力塞進那個鐵罐裏，“咚隆”一聲，哈！誰知道那是五分還是五毛錢呢？嘻嘻嘻！還有，每次到公共廁所，要五分錢才準小便一次。說到五分錢太寒酸，我堅決反對！如果我們袋裏都是五分錢，搖起來叮叮噹噹，音樂悠揚悅耳，抑揚頓挫，陶冶人性，同時，別人還以爲我們滿袋子都是錢，有誰還會說我們寒酸呢？所以，五分錢有着藝術價值和實用價值的效用。在這裏，我方二度提出嚴重的抗議，對方說：五分錢給乞丐都不要。對方代表竟敢如此藐視本天堂國的財產，嚴重地損害到本天堂國的尊嚴。根據法律規定，損害國家尊嚴是叛國之罪，可以殺頭的。我警告對方一句，你們敢和自己的頭開玩笑嗎？大家有目共睹，我們幾位代表都是骨瘦如柴，假如……（立刻被“反四”制止，反四並作了一個手式，表示不可講骨瘦如柴，反三會意）哦！不，不，我們都……都……有一定的“胖度”。胖！假如大家贊成加價一毛，那，那……（露出一副可憐相）我們連目前可愛的“胖度”也保不住了。所以，爲了維持我們目前最美觀，最可愛的“胖度”，我堅決反對加價一毛，而贊成加價五分。謝謝！（掌聲）

主席：唔！聽了正反雙方六位辯論員的發言之後，現在讓我們來聽一下中立者的意見。各位觀衆，有誰要發言的，可以舉手。（主席向觀衆中的某君，即中立二，打了個眼色，某君正想舉手發言，但却被另外一個人搶先了一步，主席無可奈何，只好讓他發言。）

中立一：主席，聽了今晚六位辯論員的辯論之後，我覺得很奇怪，爲什麼今晚的辯論題目是討論加價一毛還是五分，而不是討論應該不應該加價，所以，我提議……（立該被主席喝住）

主席：（用力拍了桌子一下）簡直是離題萬丈！（打了一個眼色，觀衆中出現幾條大漢把中立一拉了出去。）

主席：（鬆了一口氣）對不起，各位，剛才來了個瘋

子，聽說是從木橋神經病院逃出來的，瘋子講的話不算數。還有誰要發言嗎？

（中立二立刻舉手，主席非常高興的示意，請他發言。）

中立二：主席，我首先要聲明一下，本人不代表任何一方，更不代表任何機構、任何公司，我只是代表我自己發言。唔！聽了正反兩方的辯論，我覺得起價五分不錯，起價一毛比五分來得好。不過，我總覺得，如果能夠起價毛半錢，那就更好了，因爲這更能代表天堂國的繁榮！完了，謝謝！（掌聲）

（評判團鼓掌特別起勁）

主席：（很高興地）謝謝你的發言，謝謝。現在輪到正方最後一位發言者來總結陳詞，可以自由發揮。

正四：主席大人，評判諸翁在上，各位觀衆在下，且讓小生從事實駁斥對方之謬論吧！我方首位代表曰：「加價者，繁榮也！」吾天堂國乃一繁榮之邦，故物價必然會不斷增加，此乃天經地義之事，豈可非議乎？故罐頭自來水之價格，若今日僅加價五分，明日終亦必須再加五分。嗚呼！如此則甚無效率也！不若即日加價一毛之有效率。衆所周知，吾天堂國素享有高水準效率之美譽，吾國繁榮之速，有若火箭之昇空，月裏嫦娥，亦爲之花容失色！此皆高水準效率之功也！故加價者，豈可有不可講效率乎？明乎此理，可知加價一毛，乃理所當然之事也！此其一。其二：吾天堂國之經濟政策，向來以歡迎資本家多來投資賺錢爲宗旨，故培養投資氣氛者，乃吾國子民人人有責之事。若僅起價五分，資本家之利潤不高，彼等將裹足不前。斯時也，尚有談及培養投資氣氛者，哼！皆屁話也！故爲顧及資本家之利潤，吾國子民，務須束緊腰帶堅強忍受加價一毛之苦，此亦可鍛練吾等之腰驅，使其苗條動人，吾等之肚皮，亦必將更富有彈性。故加價一毛，只見其利而不見其弊，吾等何樂而不爲哉！其三，古語曰：「水是寶貴的」善哉！善哉！此言甚妙也。水即爲寶貴之物，則加價一毛，猶嫌不足，更勿論加價五分矣！明乎以上數點，則加價一毛，乃真理也！故我方堅決支持加價一毛，雖赴湯蹈火、粉身碎骨，亦在所不辭！汝等堅持加價五分者，皆執迷不悟，誠乃朽木不可雕也！寥寥數語，到此爲止，小生這廂有禮，後會有期，拜拜！（掌聲）

主席：（咳了一聲）現在請反方第四位發言者來總結陳詞，請！

反四：主席，各位觀衆，讓我一個一個駁斥你們的論點。第一，正如對方所說的“加價等於生活水



準的提高”，加一次等於提高一次是嗎？如果把加價一毛改為五分五分的加，就可以加兩次，加價兩次說明什麼呢？（稍停）說明生活水準提高兩次。讓我們的外國朋友知道我天堂國在短期內生活水準就提高兩次，他們一定稱贊：有水準，有水準。第二，加價，只有按部就班慢慢的加，才不會有反作用，顧客在心理上才能逐漸適應，就能堅強的忍受起來，所以起價五分有着緩和和不滿情緒和鍛鍊堅強性格的偉大作用。像你們這樣高興起價一毛就起價一毛的做法，那是土方法，只有土人才說得出來。第三，萬一起價一毛，顧客買不起，不買了，甚至抗議，作亂、示威等，那時你們廠商們（順手指着評判團）……

主席：（非常生氣）手不要亂亂指！請保持冷靜，不要得意忘形！

反四：是……是……（雙手改為指向天空）到時對廠商們是非常不利的。難道我們忍心看到廠商們餓死嗎？完了，謝謝！（掌聲）。

主席：聽完了正反雙方八位代表的辯論之後，現在進入評判階段，評判團現在暫時退席進行討論，等一下我將把今晚的辯論結果向大家公佈，謝謝各位。

（舞台燈暗，然後播出音樂，燈光復亮，表示評判團已經討論結束）

主席：經過了評判團的討論之後，這次辯論會的成績就要向各位宣佈了，在還未宣佈成績之前，先請這次評判團代表，也就是天堂國廠商聯合會主席，向大家說說評判團對今晚辯論會的意見。Mr. William Wee，請！

評代：小弟今天能夠擔任這個辯論會的裁判，感到非常非常的榮幸，今天的題目訂得很好，內容很好，正反兩方的表現也很好，中立者的發言更好，主席的表現也很好，總之，什麼都好就是了。今晚正反兩方的辯論，很精彩，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雙方都是飽學之士，精英之材，果然有料，使得小弟和我們的裁判團爲了這次辯論的成績，傷壞了腦筋，我們自己還展開了一場小小的辯論會，經過了苦苦分析和思索之後，結果還是由投票決定，選出勝利的一方，並選出最佳發言者，現在小弟把成績交給主席，讓他宣佈。（掌聲）

主席：（從評判代表手裏接過了成績，看了一下，同時作了一個會心的微笑。）今天的辯論題目是“罐頭自來水增價一毛比增價五分更好”。現在我宣佈今晚辯論比賽的成績。（故意稍停）唔！現在的氣氛很緊張，空氣好像凝結了一樣。罐頭自來水應該加價……（突然大聲地）一

毛。勝利在正方。（掌聲）他們每人可得罐頭自來水一百打，可以用一年；負的代表每人可得罐頭自來水一罐。根據裁判團一致意見認爲，正方第二位發言者爲真理辯護，因此感情激昂、動作逼真、表現奇佳，不愧有第一流辯材的風度。（正二急忙站起，高傲地點一點頭）（掌聲）可是，半路殺出一匹冷門馬，一言驚醒四座，令人拍案叫好，是個不可多得之材，使得裁判團不得不另眼相看，重新考慮最佳發言者。（正二臉上毫無表情的坐下）他就是剛才提議加價毛半的那位先生，他可得一萬打罐頭自來水，保用終生。（掌聲）以上的獎品及這次比賽的一切費用，都是由罐頭自來水廠報效、贊助，使到這次的辯論比賽完滿成功地結束。在這裏，我代表所有參加者向罐頭自來水廠致萬二分的謝意。好了，今晚的辯論會到此結束。謝謝大家的觀賞，謝謝大家的觀賞，再會！（音樂播出，舞台燈暗，旁白）

旁白：本公司爲了順從大家的意見，服從辯論出來的真理。本公司現榮譽宣佈，罐頭自來水從明天開始，調整價格，但本公司爲了減輕顧客的負擔，採取了一個中庸之道，只起價七分半錢，敬請顧客留意。

## （幕急下）

接（從日本當局規定「食魚量」談起）

關於這問題，英國作家菲列克斯·格林在「敵人」(The Enemy)一書中對美國處理污染問題的分析，可以作爲借鏡。根據格林的統計，美國如要認真去解決廢水廢氣的污染，每年需要花費一百一十五億美元（見原書第二十二頁）。格林接着寫道：

「是的，這是很大的一筆錢，但美國僅僅在二十個星期內向越南人民開戰的費用則比這筆錢還多！問題主要不在於多少錢，而是在相對上如何重視這問題。對於一年復一年，準備每小時花費四百五十萬美元，頑固且野蠻地對付一個亞洲小國的國家來說，（治理公害的）計劃所需要的金錢，根本不是個難題。」

針對日本的公害而言，格林指出的有關「如何重視之」是個重要的因素。換言之，日本當局所重視的不是人民身體的保健和環境衛生，而是如何不顧一切、毫無節制地發展工業，如何養肥資本家。就以這次震動日本國內外的「水俣病」來說，日本衛生部竟然隻字不提如何防止和制止大企業、大工廠肆無忌憚地使廢水、廢渣污染日本海域，不提如何解決公害，反而侃侃奢談指導人民應食多少魚。這豈不是隔靴搔癢、本末倒置嗎？



# 在阿里山裡



阿里準備了白白的木薯  
邀我們到他的家坐坐  
雖然木薯白白並不鮮美

但阿里坦率的笑容懇切的眼光  
使塊塊木薯變成塊塊火炭  
暖熱了我們的心房

小阿里盤膝坐在樓板  
身體壯碩得像條公牛一樣  
殷切地慰問我們工作的情况  
當我們說砍黃梨割到手  
上斗的時候頭昏腰酸  
他朗朗的笑聲  
就把我們的羞怯疲勞全部吹散

阿里笑得更加豪爽  
說他剛剛做也是時常受傷  
雖然只有五十多歲  
長期割膠使他腰彎背駝  
挨飢受凍使他門牙掉光

提到他的父親  
他滿眶仇恨滿眼淚光  
兩手握拳咀唇抖顫  
說他父親被高利貸逼死

母親被地主逼狂  
說自己十六歲就到處流浪

小阿里半跪握着爸爸的手  
憤怒使他的手臂不停地搖晃  
訴說十多小時工作只有四塊半  
下雨淡季就要餓斷肚腸

阿里慈祥地望着兒子  
星光穿過屋頂照射在他的臉上  
他眼光炯炯神態凜然  
說家鄉的兒女已經馳騁在蔥綠的山巒  
說光明的日子已經不遠  
說黑暗的生活總會被轉翻

我們雖然有手巾揩淚  
但奔騰的淚水還是沾濕了衣衫  
這是最靜寂的時刻  
我們彷彿聽到  
大伙兒每一顆跳躍着的心臟  
像一排緊緊挨在一起的子彈  
在那兒不斷豪邁地爆响！

## 洋灰又再短缺

愛民

媽媽一連「休息」了整個星期  
昨天我們還未睡醒  
她就拿着担子  
趕到工地去  
還不到十點  
媽媽就挑回一担憂悵

鄰居嬸嬸和亞姨  
總是對媽媽「稱讚」不已  
人家星期日盼休息  
她却天天把命拼  
人家有「公共假期」  
她却是一年幹到底

要不是「塞手路」(註)  
要不是下大雨

媽媽不管太陽多炎熱  
不管工作多艱辛  
她總是天天冒着驚險  
奔跑在高樓頂

生活越來越困難  
媽媽以往只需掛慮  
陰雨幾時才停止  
工程進展是否順利  
如今更要擔憂  
明天洋灰有沒有

去年十月底  
媽媽一連「休息」了兩星期  
家里米缸長久照人影  
東借西借來渡日

舊債沒還清  
債台又高築

啊！生活為什麼這樣苦  
媽媽和她的工友  
知道得最清楚  
每當媽媽一提起  
弟弟妹妹總是久久嘟着嘴  
哥哥姐姐總是拳頭捏緊緊

媽媽一連「休息」了整個星期  
昨夜聽媽媽對姐姐說起  
今天看來可到工地去  
誰知還不到十點  
媽媽又挑回一担憂悵  
又挑回一担憂悵

註：閩語。工程進展不順利，洋灰、紮鉄、釘模，互相影响中斷。當釘模時，洋灰和紮鉄就得停工；而當下鉄入已釘好的模時，做木的就得停工，當然挑洋灰的也照樣喝西北風……。



## 雜談

# 盜賊

齊心

在「南濤」（二、三期合刊）里面，讀了德潛君寫的「盜賊雜談」以後，引起一些感想。

盜賊猖獗，鼠輩橫行，大概是「社會繁榮」、「社會穩定」所造成的吧？你看，在美國，在我們這里，搶劫之風特別盛行，搶劫消息每天都有，不就是很好的說明嗎？這種「繁榮」、「穩定」的社會也太可愛了。

盜賊，尤其是出了名的盜賊，打劫銀行，搶劫「大慈善家」，綁票「社會賢達」，是頗受一些市民和被壓迫的人們欽佩的。譬如，林萬霖這個「千面大盜」，就有許多人說他勇敢，机智，善于化裝，接濟貧民。德潛君也認為，偷、劫有錢人的盜賊是應該同情的。問題就擺出來了：對於盜賊，是同情，還是反對，並加以懲罰呢？

讓我們慢慢的、認真的來研究吧。

盜賊，其實也是社會上的寄生蟲之一，是屬於流氓無產者。他們不愛勞動，不事生產，只圖不勞而獲，只想憑藉一時搶劫得來的錢財混日子，並且也會欺侮下層民衆。當然，他們也有理想：依靠搶劫發橫財，一輩子不用工作，永久舒舒服服的享樂。因此，在舊社會里，他們搶劫，到了新社會，他們仍然要搶劫，除非得到改造。因此，大盜搶劫大財；小盜搶劫小財，幹偷兒，當扒手，私會黨徒則四處征收「保護費」。有沒有別樣情形呢？好像：家有妻小却失了業，沒得吃沒得用，因而冒險去偷去搶呢？也有的，但是，這只不過佔了較少數，他們都被環境迫得挺而走險，不應與其他盜賊等同看待。

人們對於小盜賊，通常是厭惡以及憎恨的，因為小盜賊們幹活的對象也通常是老百姓們。可是，對於大盜賊，態度就有點兒不同了，有些同情，有些喜愛，有些欽佩，因為他們搶了銀行，搶了富翁。這種心理正常嗎？這種觀念正確嗎？

誠然，人們（特別是勞苦群衆）平時受盡了「大慈善家」那一個集團的「鳥氣」，一旦有盜賊搶了他們十幾萬或幾十萬，甚至將他們打傷，于是就感覺痛快極了，將怨氣發洩了一些。可是，人們有沒有想到，富翁們失去的錢財，能夠再從人民身上殘酷的榨取回來；而更加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大盜們的行為並沒有，也不能一絲一毫動得了「大慈善家」那一個集團的根基。所以，倘若讚賞大盜們的行為，結果只有模糊自己的視線，痛快是痛快了，却改變不了自己的生活，改變不了勞動人民被欺壓的處境。同時，還應當認識到，大盜們搶劫的對象，常常也不是「大慈善家」

那一個集團的主要人物，或者是代表人物。

小說「水滸傳」里所描寫的英雄好漢，封建社會里的農民起義，是絕對不能拿來同現代的盜賊們相比的。在封建社會里，只有這種農民的階級鬥爭、農民的起義和農民的戰爭，才是歷史發展的真正動力。因為每一次較大的農民起義和農民戰爭的結果，都打擊了當時的封建統治，因此也就多少推動了社會的發展。可是，現代的盜賊們，既不是歷史發展的真正動力，又沒有扯起「劫富濟貧」的旗幟，他們只是為着個人的利益，為着一個極其狹小的集團的利益，才去打天下的。搶劫之後，就如德潛君所寫的那樣，往往將搶劫品浪費在燈紅酒綠、歌台舞榭里面。要明白，盜賊們信奉的依然是八個大字：「人不為己，天誅地滅。」所以，當他們被捕的時候，常常經不起無人道的拷打而出賣同黨；當分贓不均的時候，就告密，就火拼。請問，他們有那些良好的品質呢？所以，小盜們固然可恨，大盜們也沒有值得可愛的地方。他們或許很有計謀，很有膽量，可惜這種計謀和膽量不是為了被壓迫民衆的利益；有些時候，有的盜賊還被收買來對付進步的事業呢！

為了個人或為着一個極其狹小集團的利益而搶劫的盜賊都是不應該同情的，但是，這難道說果真有那麼一天林萬霖居然豎起「劫富濟貧」的大纛，我們是否就得翹起姆指，迭迭讚好呢？答案明顯的是：給他當頭一棒，明確地指出這條路又是走錯了。真要「劫富濟貧」麼？真要打倒不合理的社會麼？很好。但是，你必須同勞動群衆聯合起來，聽他們的道理，走他們的道路，這樣，才有希望。單人匹馬，或者幾個人幾枝槍，想去闖天下是無濟于事的。——當然，以上我講的只是一個例子，目的在于說明「劫富濟貧」的不實際和沒有出路，倘要勸服強盜，並不如此簡單，如此容易。

文章不能就此結束，還有一類盜賊尤其應該提及；這是一批拿了「准字」的可恨「斯文盜賊」，這是一批人間的真正強盜頭。他們善于化裝成「大慈善家」，他們時時刻刻都在進行無休止的搶劫和掠奪，而且高明到拿出一大堆條例來証明他們的罪惡是合法的、順理成章的。他們雙手沾滿了鮮血，是人間最殘忍、最兇狠的野獸；他們所榨取的財物，比起林萬霖之流，還要多上幾百倍，幾千倍，幾萬倍。這不是令人感到極其憤怒的事情嗎？這一撮野獸，才是真正的強盜。也正是他們，把整個社會搞得烏烟瘴氣，大肆鼓吹物質享受，開放「武打片」、「匪盜片」，因而製造



# 談中國熱

·老漢·

這些日子來，世界各地普遍熾烈地吹起了「中國熱」風。這是很易于理解的事。首先，廿年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蓄意對中國搞包圍圈。這個包圍圈不單只在經濟、政治、軍事方面，在輿論方面，更是造謠污蔑，無所不用其極，一般老百姓，在當權者擺弄下，對中國人民的印象，似乎僅是被「奴役」了廿年的飢民。這種錯誤印象一旦因為美國政府被形勢所迫，不得不自我解除其包圍圈後，也就澈底被毀了。為了重建新的正確的知識，大家對這個新國家的一草一木當然都會感到新奇有趣。其次，由于西方資本主義世界，社會結構瀕臨解體；吸毒、濫交、暴力事件層出不窮。對現狀極端不滿的人，自然也會對一個嶄新的社會衷心嚮往，渴望從那里吸收生活的營養的。

這兩種原因促成了「中國熱」風。而這股風正標誌了整個世界新生力量的茁長，腐朽力量的日趨式微，正是一股好風，一股令人心曠神怡的好風！

在這當兒，港台一些所謂「自由影業」公司，早已忘掉了他們幾十年來耿耿于懷的「反共大業」，紛紛以「中國」人自居，企圖在「中國熱」浪潮中混水摸魚，撈個鉢滿盆滿。這些所謂「影業鉅子」開始時還以「打開歐美市場」而沾沾自喜，接着又以「收入幾千萬美元」而大吹大擂，當然這些以金錢的尺去衡量一切的影伶們，是絕不會去考慮自己推銷的是什麼破爛貨的，所謂「黑貓白貓，會捉老鼠的就是好貓」；因此，會賺錢的自屬「佳片」，這正是影業鉅子們所以財運亨通的原因。

白貓黑貓誠然都是會捉老鼠的了，「影業鉅子」們的動作打鬥片，掛了「中國」的招牌，確也打開

「國際市場」了，只不幸在一些地方，冒牌貨終於露了底，最後竟成了過街老鼠，人人喊打。

保證「佳片」一在加拿大上映，那里的華僑立刻倒了霉，個個在別人眼里却成了好勇狠鬥之徒，害得商店顧客稀疏，生意一落千丈！「××大兄」在美國上映後，紐約時報評議之為「第九等的劣片」，更指出：「如果讓這類影片代表中國，那不是中國人的光榮，相反的是中國人的恥辱。」

類似的反應，影業鉅子們看了自然是很不爽的；然而，「不爽」的只是黑貓居然抓不到老鼠了，倒不在于他們給全世界所有華裔都丟盡了顏面！早已成為千萬富翁的影業鉅子們，着力於打開「國際市場」，令人感動流涕的吹什麼「國片之光」；在被斥為「中國人的恥辱」的當兒，捫心自問，除了哀嘆黑貓抓不到老鼠，難道不應該再三反省一下麼？

昔日的火腿博士林語堂，在花旗邦熬費苦心大賣「國醜」，以博洋大人一嚙；結果呢，本身是名成利就了，却把留辦纏腳，顛預無能的醜惡「中國」人形象，硬刻在一些洋人腦中。剛剛去世不久的老太婆賽珍珠，臨死前還念念不忘她的「中國」，被她賣了幾十年醜的舊中國。只可惜這樣的中國早就死去了，新的中國對這樣一個別懷居心的糟老太婆，當然是絕不歡迎的。胡適博士也曾搞過這一套，說什麼中國的五大仇敵是貧窮、疾病、愚昧、貪污和擾亂，有道是「五鬼鬧中華」是也；而封建帝國主義等惡勢力，竟是「並不在內」。如此一類的「國醜」一抖出來，當然是深得某些人的歡迎的，因為它既有利于「竹幕」的佈置，還替洋大人的罪惡勾當，圓滿地給洗脫了。舊中國的積弱原因，根據胡適博士的解釋，帝國主義者不是「並不在內」麼？

文棍們賣國醜，受到了主子的賞識，博士銜頭、××文學獎金源源到手；而「影業鉅子」的財迷心竅，也想走這條發財路，奈何世界早變，欲賣醜而無醜可賣；只好搞些冒牌污爛貨，企圖矇騙過去，偏又漏了底，正是時兮不再來，奈何，奈何！

正當冒牌貨到處碰釘的時候，中國拍攝的三套紀錄片「出土文物」、「考古新發現」和「針刺麻醉」也在紐約上映。開幕的第一天，全院座無虛席，還有幾十人站着看，片中精采鏡頭，還不斷引來熱烈掌聲。放映後第二天，紐約各大小報都發表了影評，一致給于很高的評價。美國人民的眼睛到底是雪亮的，這種愛憎分明的兩種對比，不正是充份說明了冒牌的無恥技倆，早註定要破產了嗎？

接「雜談盜賊」

了許多「不斯文盜賊」。「斯文盜賊」得勢的一天，「不斯文盜賊」依舊會接二連三地出現。

我們都希望一個沒有盜賊猖獗的世界，希望勞苦民衆能夠過着幸福的日子，希望自由，希望民主，可是，這一切，都得依靠我們自己不斷的努力。因此，當前的首要任務，是得喚起民衆，先將「斯文盜賊」消滅。

我的衆點，或者會有片面的地方，請德潛君指正。

# 石山行·少突·



從樟宜尾乘渡輪，大約十分鐘就到新加坡東面的布勞烏敏。上了岸，就是島上唯一人口聚集的街場，經過了店屋、學校，我們一行人來到了石山的輾石廠，往右一拐，眼前就出現了亂石狼藉、岩石突兀的爆石工地。

囉哆聲“卜卜”，震動着山谷，工友們在忙碌着。一斗斗的花崗岩從山谷中運上來，每斗車後都跟着兩位女工，纜綫把車拉上崖畔，便由她們推進輾石廠，只見廠里塵霧瀰漫，人影模糊，女工友們都沒戴口罩，臉上、手上都沾滿了石灰。

“爲什麼她們不戴口罩呢？”忽然有位同伴問起。

“在石山工作，危險實在太多了，戴不戴口罩，還不是大問題。”一位工友這樣說。

“吸一點石灰，死不了的，大不了去洗肺囉！”另一位工友翹了翹眉角，一副昂然面對生活壓力的神情。

“喂，可以下去囉！”

有機會下石山爆石場，大家都有點意外，平時閒人是必須止步的。

在一片炸裂了幾百條縫隙、危石疊迭的岩壁底下，一位工友正在一塊大岩石上鑽石。鑽石機震撼着他的手臂，以至全身，不僅雙手要握緊扶手，還得用一隻腳踏着，不讓鑽刀跳出來，於是，從腳板到整條大腿，都受到巨大的不斷的震動，這樣連續操作十多分鐘，在一塊大岩石中間鑽出一個約一尺深的洞口，以便放入炸藥把它炸開。

單是鑽石機的震動，只消幾分鐘就足於叫我們任何一個伙伴手足麻痺，不能動彈。而工友們却是一天做到晚，黑頭做到白頭的。

另一面峭壁下，一位工友揮動鐵鎚，一鎚、兩鎚，把中型的岩石砸成兩半，再一鎚，砸成四塊，再鎚...碎石片隨着鎚子起落而四處飛射，只要射中眼球，就有致瞎的可能，射中身體，便馬上皮破血流。

一位同伴也試拿起鐵鎚，工友熱心在教導，怎麼拿那枝富於彈性的藤柄，怎麼使勁，怎麼看岩石的部位...不簡單哪！

看！岩壁上面那塊大石頭，簡直隨時都會掉下來的，裂縫處處、支持着它的岩壁也不穩。

而工友們就在這些危石的威脅下操勞着。機聲卜卜，鎚子敲打着石頭也發出聲響，萬一頭上的岩石崩塌，他們都聽不到，跑，更來不及了。前些時候萬禮石山土崩就壓死了一位老工友。

我們在一旁議論着，個個面有懼色，那塊看看就要掉下的大岩石，我們不也都在它的威脅下嗎？不禁心中涼了半截，腳也不由自主地要移後幾步。然而再一想：石山工友却是長年累月地在這種危机四伏的環境下求生活的呵！

來！去幫女工友們搬石頭去！

好重！一個人搬不動，兩個人合力搬，大的搬不動，只好揀小塊的，看我們這幾個細手細腳，小心翼翼的模樣，女工友們都笑了。只見一位臂膀粗壯的大姐，雙手只那麼一舉、一挺，我剛才搬不動的那塊，已丟進車斗了。

另一位同伴抬起一塊，却挺不起來，脖子上的筋都冒出來了，急出了滿頭大汗，一位身邊的女工眼明手快地接過了大石頭，兩膝稍爲一彎、一直，便把它拋進車斗了。

拿了那麼多塊，手已隱隱作痛了。

一位老工友幹了十多年，頭髮都灰白了，雙手生了厚厚的幾層繭，繭上的厚皮像岩壁的裂縫一樣裂痕密佈。爲什麼他們不戴上手套工作呢？還有，爲什麼他們之中只有少數幾個人戴鋼盔？

這些問題一下子浮上腦際，可又一下子給想通了。口罩、手套、鋼盔是要用錢買的，老板不供給，工友們待遇微薄，又要經常往返星馬之間，把家用帶回在南馬的家庭，他們能時常地買、換這許多配備嗎？

十一點多了，兩位炸石的頭手開始準備炸藥、信管和引子。

一位工友三幾步就爬上十來尺的一塊岩壁上，斜站着，用一條長棒試了剛才鑽石工友鑽出的洞的深處，然後投下四五條炸藥，安上信管。

看他站的地方，腳下不時有碎石砂礫掉下，那塊賴以駐腳的石頭只稍微微一動，他就有摔死在亂石中的危險。

而他是那麼從容、謹慎地埋好炸藥，三兩步就下來了。

在這到處是死亡邊緣的峭壁和亂石叢間討生活，工友們付出了極大的勞動量，冒着生命的極大危險，一囉哩一囉哩的石灰、石子運出去了，一幢幢洋樓大廈建起來了，這其間，多少人白手暴富，多少人却用鮮血和生命寫下一頁頁辛酸慘事……

“轟！轟隆！轟隆隆！”

頑固的岩石給炸開了花，亂石飛竄，驚天動地。

爆炸過後，剛才工友埋炸藥的那堵岩壁，又改了面目，它脚下，四周散佈着給炸開的殘軀。即使已一再改變面目，即使它再頑固多一萬倍，石山工人也能把它炸個粉碎！

炸石任務完畢，工友們上來了，帶着樂觀煥發的笑容，豔陽和岩石散發的熱，把他們的臉烘得通紅。

一位老工友指向山谷下那堆狼藉不堪的岩石說：“石山再堅硬也能爆發，也能爆完，因為山不會加高，但人的力量是不會完的。”

山不會加高，但人的力量却是不會完的。這“人”是千百個人，千百個的人。老工人說的正是千百人的豪言壯語。

山再高也有頂，苦再深也有盡頭；千年的石山能炸平，世代的苦痛也能連根拔除。

歸途中，心潮隨着碧波蕩漾，視線從碧海、藍天向遠外擴展……。



## 李小龍死了



李小龍死了。一個武打「明星」，一旦暴斃，居然也引得本地絕大部份報章成篇累牘、圖文並茂地拼命渲染，在第一版又是頭條紅字橫題，又是圍框銀邊，甚而至于特寫，畫頁齊來，簡直比死了個對世界有極大貢獻的政治家、哲學家等等還來得鄭重其事、備極「哀榮」的。這也並不奇怪，從「生意眼」看來，這一類所謂「轟動」性的新聞，本來就和法庭上審訊的強姦案件，或者名流太太紅杏出牆，大鬧離婚等「豔聞」一樣，很具有引人注目的「新聞價值」的。只可惜現在的法官大人有時大煞風景，往往在審訊到最後緊要關頭，偏來個「清堂」，自個兒聆聽去了。很令一些具有新聞慧眼的記者先生，編輯老爺們感到失望遺憾的。迎合一部份讀者的興趣，不管自己販賣的是鮮花或毒草；只管自己的腰包是否膨脹，不理讀者是否飽受毒害，這種所謂「新聞眼」、「新聞價值」，其實也和某大導演所說的「能賺錢就是好片」一樣，是畸形社會發生的畸形現象的。

李小龍死了。我從沒看過李小龍演的戲，因此對他的武功、演技等無從批評。然而有時工作得疲累時，倚欄下望，往往會看到還拖着鼻涕的小鬼頭們手揮木刀，大叫大鬧的當兒，突然反腳一踢，嘴中尖聲高喊：「李小龍來了！」所以就知，這反腳踢幾踢，正是李小龍的「絕技」，是他的註冊唛頭的。靠著這反腳踢幾踢，李小龍成了大明星，而這大明星靠着觀眾們「熱烈」捧場，票房紀錄從三百萬而四百萬再到五百萬，看得「影業鉅子」們眼熱心跳；他的身價也

由一萬而暴漲成「無價之寶」，甚至還靠着「中國熱」風，要「打進國際市場」。有人因此說他「替中國人爭光」宣揚俠義之道，樹立了好風尚。然而，事實却告訴我們，「東亞病夫」醜名的洗脫，靠的並不是幾個銀幕上的好打狠斗之士的。這樣一個很能賺錢的銀幕上的英雄，遽而沒了，除了影迷們的嘆息聲外，照例還可以想像到銀幕鉅子們；有的割心裂肺，其痛無比；有的抿嘴偷笑，無限寫意。偷笑的是不為其所利用的敵人，現在「明星」隕落了，大敵一去，正可得其所哉！心痛的是人死了，不能再長期利用了，狐兔未盡而獵狗先喪，腰包不能不受影響，豈不哀哉！

李小龍死了，死因據說是「毫無可疑之處的」後來又據說是「在某女星的閨房闖了禍」的。然而，這些都說不了準，有道是「有錢能使鬼推磨」，此路一通，大抵靈通界人士的話突然會變得不再靈通，權威人士的話更會變得不值一個屁的。倒是它在萬千影迷中造成強烈的震波。消息一傳開，個個奔走相告，又復半信半疑，要求權威們証實。義憤膺胸的小鬼頭們還要替「李小龍報仇」呢！就在我們的工廠內，兩名工友居然也因此消息而大打出手，一時椅子碗碟齊飛，鬧得彼此頭破血流。原來「導火線」不過是其中一名工友在哀嘆李小龍之死，而另一個却毫不識趣的諷刺他：「還慘過死掉你老豆！」這樣一句開開玩笑的話，竟也會重復了銀幕上演出的一幕來！

李小龍死了。你說，是不是遭「禍」人間呢？

## 坡底鄉下都一樣

·毛孩·

〔開場白〕張大哥與李老弟偶然在鄉下的停車站相遇；他們一個是從坡底來，一個却要到底去。諸位且請聽聽他倆的一席話。

李老弟：哎哟，阿表，怎麼你連行路也是“咖啡烏”禮申的嗎？噢噢噢……你……不是張大哥嗎？

張大哥：哦……我道是誰，原來是李老弟，真對不起，對不起！李老弟呵，你離鄉出外轉眼已有十年，今天可是衣錦還鄉吧！？

李：嘿，張大哥，你也真是……，怎麼也不看看我這身寒酸樣，還說什麼衣錦還鄉哩！倒是你大哥行色匆匆，想來是要落坡遊玩吃風？

張：老弟呀，你也別笑我走了眼，不然，我可要笑你見識淺，你不看看眼前膠價行情什麼樣，鄉下人那里還有能力下坡遊玩吃風？

李：難道說鄉下的日子也不好過？

張：唉，難過，難過！一磅的樹膠換不到一斤米；你說我們鄉下人過得是什麼生活？

李：膠價低落這個我知道，可是你老哥一家割的是大園口，待遇可不錯啊！

張：大園口，大園口又怎樣！？且不說爲了區區三幾塊錢要受“鬼佬”的奚落，就算一月能割它卅幾工有百多塊錢，你又不是不知道，如今物價高漲，百多塊錢要養兒育女可不容易哟！

李：那麼你老哥這次下坡有何貴幹？

張：你不問我也不說，說起來呵我就滿肚子火！割大園口的日子本不好過，誰知“鬼佬”的花樣還要多；一個園口一年賺它幾十千，“鬼佬”還嫌少，不比投資金融多，就把園口分段出賣，我們割膠工人却要分嘗失業的苦果！

李：那麼你老一家數口怎麼辦？

張：眼看不少老病的園坵工友流落街頭，我老漢左思右想沒辦法，只好學人開荒養豬種菜。種菜養豬，養豬種菜，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從頭到尾做着來，可是我們農人的生活却一天比一天壞；豬價菜價分明受人操縱主宰。我們流盡血汗，投機商人却把金錢裝滿袋……。

李：這真是太不合理！

張：不合理的事情說不完！我老漢一家辛辛苦苦勞作，不偷也不搶，可是那天殺的却來了“三萬”一張，說什麼非法開荒要罰款要“吃咖哩飯”，並且還把我的豬寮拉垮，把農作物搶奪一光！

李：這那還有天理嗎？簡直是強盜嘛！

張：唉；如今鄉下是生活不下去了！李老弟，不瞞你

說，現在我老漢就是想下坡找侄兒阿峇，希望能在坡底找條生路。坡底相信不會像鄉下這般暗無天日吧？

李：張大哥呀，如果你不講我也不打算說，我今天就是因爲坡底無法生活，想回鄉下來拜託親友找份“行頭”割。

張：噢！人家說坡底的人賺的錢比垃圾還多，而你偏偏却說……。

李：你要看這樣的話是怎樣的人說。有錢人跑一趟夜總會的開銷就足夠你維持一家八口一月的生活，還有買什麼千字、萬字、彩票、多多，他所一個月花去的錢可以給你兒子娶個老婆。

張：這麼說來坡底豈不是遍地黃金？

李：可是有錢的人會有幾個？一個資本家的極侈窮奢是從無數勞動人民的痛苦換得！

張：這個道理我還了解不來，還是請你老弟再給我說個明白。

李：別的先不說，單講我李老弟幾年來拼命爲老板幹活，老板洋房起了一座又一座，汽車也不知買了幾多，老婆姨太太娶了兩三個，而我老弟拼生死也只能勉強維持一家數口，最後却還要遭遇“年老無用請回家吃老米”的災禍！

張：資本家真沒良心！

李：生活無着落，辛辛苦苦籌款做小販，擺攤位賣水菓。做小販，整日要提心吊胆，怕“地牛”，怕私會黨。前日就因爲“走鬼”走慢，連貨連檔“含巴朗”被“地牛”掃蕩。

張：李老弟呀李老弟，看來我們勞動人民的命運是一樣，是一條藤上的苦瓜！如今我已不想到坡底去……。

李：我也再不想回來鄉下呆。

張李：坡底鄉下都一樣，不合理的制度沒剷除，勞動人民日日受迫害！讓我們大家團結緊，定把生活來翻轉！



# 絕對

# 相對

• 何里活 •

## 矛盾普遍存在

宇宙是一個矛盾的統一體。矛盾的兩個對立面，美和醜、好和壞、長和短、高和低，總是相對地存在着的。由於矛盾的普遍存在，事物的相對情形，便是普遍存在的現象。有醜便有美，有惡便有善。在宇宙間，兩種對立面，彼此抗衡，互相消長，普遍存在，這是客觀真理。絕對不可能有一種現況是沒有它的對立面存在的；否定對立面（相對現象）的存在，這種觀點，基本上便違反了唯物辯證的科學真理，跌入形而上學的爛泥坑。

事物的相對現象，亦即矛盾性質，是普遍存在的，否定相對現象的存在，是反科學的觀點；但，如果把事物美和醜、好和壞、大和小的相對，看成是絕對的相對，認為美好的東西未必就是美好的，因為還有更美好的東西。一種醜惡的事物也未必就是醜惡的，因為可能還有較之更可惡更醜陋的事物存在。這種把事物的相對，看成是絕對的相對的認識論，是屬於唯心主義、形而上學的觀點，這也是反科學的看法。

歷來有不少學者，有意玩弄概念，採用形而上學詭辯的技倆，把絕對與相對之間的一些關係搞得混淆不清，使人目眩眼迷，藉以達遂他們蒙蔽真理，顛倒是非的邪惡目的。這裏，讓我們來談談一些有關絕對與相對的問題，互相討論，破除那類由來有自的顛倒是非的詭辯，並澄清絕對與相對之間的關係。

## 絕對的相對

矛盾相對的普遍存在，是不容置疑的真理。宇宙間的事物，有壞的一方，也就有好的一面，有醜的一面，也就有美的一面。好和壞，美和醜也都有它們的客觀標準，不是毫無根據的，一切符合大眾利益的事

物，它便是好的、美的；反之，凡是危害大眾利益，不利社會人群的東西，便是壞的、醜的。

儘管這個好和壞、美和醜的客觀標準，是這樣淺顯易懂，但，歷來却有不少人殫智竭慮，想方設法企圖抹殺事物美與醜、好與壞的客觀標準，他們最能眩惑人心的手段，便是把事物的相對現象使之絕對化，認為事物的相對，是絕對的相對，這麼一來，世間便不再有客觀真理存在，事物是善還是惡，是美還是醜，便不再有它們的客觀根據。事物之所以有美和醜、大和小的區別，不過是藉個別的不同的各種事物的並存對峙，才顯示出來。也就是說，必須要有兩種以上的東西，其中一個其貌不揚，在它的對觀之下，另一個才顯出它的美。美和醜都是沒有客觀標準的。其所以美，主要還是受了醜的強烈比襯，才顯示其美；當美的事物遇到更美的東西時，它的美在對比作用之下，又「黯然失色」，喪失了美的評價，甚至人們還可以貶損它，認為它是醜的了。

蓄意把事物的相對性絕對化的人，是不承認事物美和醜、好和壞的客觀標準的，他們也不認為有客觀真理的存在。一個大的東西，是要它同另一個小的物體相比對觀，才顯出它的大，倘或拿它來同其他更大的東西相提並論，它又變得小了。大小便是這樣漫無標準的。同樣的，一個為非作歹、危害公眾利益的壞蛋，他只有在同好人相比的情形下，才可以肯定他惡劣的品質，而當他和更壞更惡的傢伙相比時，他的人品便不見得是壞的了。這樣的理論，它的荒謬不經、乖悖人情，不是顯而易見的嗎？

事物的矛盾相對，是普遍存在的。肯定矛盾相對的普遍性，却不是認為事物的相對，是絕對的相對。中國春秋戰國時代，產生了一位著名的唯心主義的哲學家莊子，他否定真理的存在，他也抹殺事物好和壞、美和醜的客觀標準，他是看到了宇宙間矛盾相對的普遍性，但他却把矛盾相對，看成是絕對的矛盾相對，他的名著「秋水篇」、「齊物論」等，便是闡揚「絕對的相對」的哲學思想的論述，他一口咬定美和醜是沒有客觀標準的，遼闊的大河，和大海相比，相對之下，便不再顯得雍容壯大了，可是一片浩瀚的汪洋，在宇宙間，又是多麼的渺小。由此類推，事物之大小，是沒有一個可依的衡量的準繩的，無非是要經過一番對稱比量之後，才有大小可言。

莊子的文章，形象性強，藝術性高，在文學上有它吸引人的地方；它們所宣揚的唯心主義的論調和散播的頹廢消極的思想感情，一路來也很能迎合沒落階層的知識份子的口味，所以莊子的文章，一直被某些人稱誦不置，而莊子那一套「絕對的相對」的理論，也流傳廣遠，久而久之，產生它一定的混淆是非、模糊客觀真理的作用。關於莊子的學說，我們留到後面，才來作比較深入的剖析研究。



## 相對的絕對

美和醜、善和惡，是有它們的客觀根據的，是絕對的，不容肆意混淆模糊。同樣的，真理也是客觀存在的，是絕對的。

一切美、好的事物，都有它們的客觀準繩，那就是它必須符合大眾的利益；凡是符合大眾利益的事物，它的美、好的品質，是應該加以肯定的，是絕對的，不容懷疑，也是不容抹殺的。只是在一些美好的事物之間，或許會有它們程度上的差異，這個差異，是不致損越事物的絕對（好或壞）的意義的，它們仍然是相對的絕對（好或壞）。

譬如，一個為非作歹的壞蛋，他惡劣的品質，是絕對的，不容進行狡辯，塗粉抹脂，文過飾非，因為他的所作所為，全都危害公眾的利益。當他同另一個品德行徑更形惡劣的人相比相論時，他們兩個人的惡劣的品質，雖然有程度上的相異，但他們本質上都是壞人，這一客觀事實，却不容含糊。

真理也一樣，它是客觀存在的。真理只有一個，它是屬於大多數人的。在分成兩類人的社會裏，小部份人壓迫大多數人，但有壓迫就有反抗，大多數人反抗小部份人的壓迫，致力尋求自由和平等，這是真理。我們不能站在遠離這兩類人的角度上來看問題，認為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認為少數人壓迫多數人，也有他們合理的根據，也是一種真理。真理是絕對的。真理屬於大多數人。真理絕對不容許曖昧的態度，含糊的立場。

真理是絕對的。但真理也是發展的，我們應該用歷史的眼光來看待真理。真理不是一路來全都一個樣子，不是沒有反覆修訂、豐富和發展的。我們知道，真理是不斷隨着人類社會的發展、隨着人類對客觀規律的掌握，認識水平的逐步提高，它本身也在不斷豐富、發展，這種發展，就是真理不斷深化的進程，使到真理依時俱進，一步一步地更加接近絕對的真理。

真理是逐步發展的，因此我們從不同的社會發展階段來看，不同時期的真理，便會呈現着歷史的相對性，使真理成為相對的真理，但真理仍然是真理，不容否定，這便是相對的絕對。比如說，哥白尼在五百年前率先提出了球動說，這是真理的一項發明，這真理是絕對的，不容含糊混淆。但我們在今天來看，哥白尼的學說，未免要顯得簡單，質樸了，因為經過幾世紀的發展，今天人類關於天體的知識，已在哥白尼學說的基礎上，有了很大的發展，不斷修訂、不斷提高，愈益豐富。儘管這樣，哥白尼的地動說，在今天仍然是真理，是不能推翻的理論。哥白尼與今天的天體知識，所呈現的質樸和豐富的差異，是相對的絕對（真理），是真理的歷史的相對性。

自由的範圍，也同樣有時代的相對性。當人類初步掌握一些泛舟的規律時，一些小小的河流，便不能再割裂河的兩岸。人們可以駕駛扁舟，自由地泛舟于兩岸之間，當人類對航行的規律認識、掌握得更多了，人類更可以製成遠洋巨輪，自由地川行于五洲三洋之間。自由是人類對自然規律的一種認識，認識加深，自由的範圍就更加擴大，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人類認識水平不同，所擁有的自由便也有廣大狹隘的差別，這是自由的歷史的相對性。範圍較狹隘的自由，仍然是自由，不能全然否定它的意義，這便是相對的絕對，相對的自由。

人類社會“自由”的情形也一樣。在奴隸社會，只有小部份奴隸主的自由，沒有奴隸的自由。當人類對自然、社會規律的認識加深了，生產力發展了，于是舊的奴役的生產關係成了生產力的極桎，人們有意識的要求建立新的生產關係，建立新的（封建）社會制度，摧毀舊的社會秩序，這時，部份奴隸贖身獲得人身自由，在新的（封建）社會發展階段裏，便有更多的人（包括部份贖身奴隸）取得了自由，這也是人類社會，人身自由的歷史的相對性。當然隨着社會的不斷發展，是會越來越多人獲得自由的。

## 矛盾是發展的

真理是客觀存在的，它是絕對的。但是，真理也是在發展的，在不同的歷史時期，真理又顯示了它的時代的相對性。

美好的事物是絕對的，應受讚揚的。當然，人世間美好的東西很多。美好的東西，彼此之間會有程度上的差距，形成它們之間相對的絕對。

我們認識事物，要看到它的絕對性質，但這個絕對性質，是在一定的短暫時間內來說的。事物本身是在發展的。如果我們以靜止的眼光，只看到事物在一個短時間內的絕對性質，以為絕對永遠是絕對，美的東西永遠美，醜的東西永遠醜，強大的力量永遠強大，弱小者永遠積弱不振，這樣看待事物，又是非常片面的，也是形而上學的，這樣將無從透視事物將來的發展。

在一段短期間內，事物都呈現它相對的鞏固和相對的絕對。但，如果從長時間來看，一切事物又是在發展着，在一定的條件下，它本身所包含的兩種因素（矛盾）彼此作用，因此它不可能永遠是一個模樣的，它經過了緩慢的量變到劇烈的質變，它往往就要改變原來的性質，以另一種模樣出現。

在人類社會，無論那一個發展階段，都有兩種勢力，一種是支配勢力，一種是被支配勢力。在一段短時間內，支配勢力是強大的，被支配的一方是弱小的，這種強弱之勢是客觀事實，是相對的絕對（強或弱

），這個客觀事實不容我們否認，或故作違心之論把強弱之勢妄加倒置。但，如果我們對事物的認識，只停在這樣的靜止的狀態，這種認識又未免失之片面和謬誤了。我們應該還要有發展的眼光，我們還要看到強盛的支配力量，由於它內部的兩種因素（強盛——衰疲）在互相起着作用，最後必然也要像其他事物一樣，由強大走向衰疲覆滅。這是一切事物發展的必然規律。同樣的，在一個短時間內，顯得弱小的受支配的新興力量，它也會逐步發展壯大起來，最後推倒支配力量，取其地位而代之。

在認識事物時，我們應該看到在一段短暫時間內，一切事物所顯示的相對的絕對（或好或壞，或大或小），但事物又是發展的。因此我們又要有發展的眼光，看到事物在一定的條件下，經過一段時日的發展演變後，矛盾的兩個對立面，將互易其位，互相轉化的可能性和必然性。

## 莊子詭辯的目的

前文提到過，莊子否定真理的存在，利用詭辯，企圖說明是可以非，非可以是哲學思想，顛倒乾坤，混淆真理。

莊子是中國戰國時代的人物，根據考證，他很可能是當時一個出身於沒落貴族階層的知識份子。春秋戰國時代，是中國歷史上社會大分化大改組的時期，奴隸制度已經崩潰，社會發展進入封建時代，在這個社會變動的沖擊下，許多舊日的長期脫離勞動生產的奴隸主，由於喪失了他們的特權地位，又沒有生產的技能，很快便成了社會上經濟地位很低落的一群，窮得要命，像孔子、莊子等人都是。莊子是沒落的貴族，他是看到了社會的劇變，他也認識到宇宙間的矛盾相對，美醜雜呈，善惡並列，但他由於那個階層的偏見，使他不願去直面矛盾相對，並從實踐中去進一步掌握矛盾相對的發展規律，用來改革、推動社會發展，他從他沒落貴族階層的利益出發，極力主張取消人生間黑白、善惡的客觀標準，藉以達到逃避矛盾相對的目的，追求他空虛的逍遙和自在。

莊子逃避矛盾相對，他的辦法是什麼呢？就是把事物的相對，看成是絕對的相對，否定美和醜、善和惡的客觀標準，進一步否定真理的存在。他在“齊物論”裏說：

“人們睡在潮濕的地方，就會腰痛半身不遂，難道鰍魚也是這樣嗎？人們上到樹上，就害怕，難道猴子也這樣嗎？這三種動物（指人、魚、猴）中那一種知道真正的住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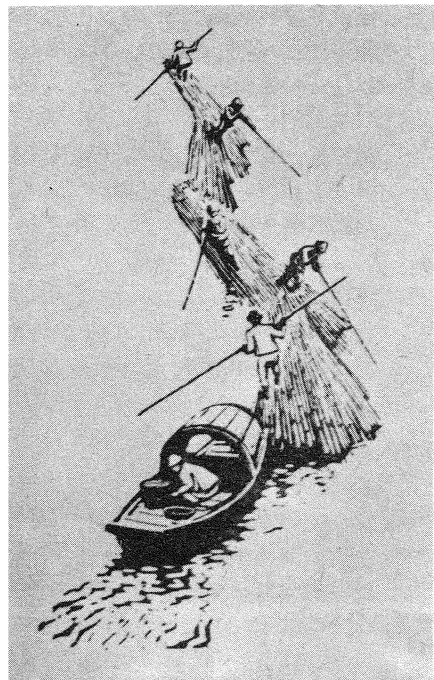
“人們吃牛羊肉類，麋鹿吃草，蜈蚣喜歡吃蛇，貓頭鷹喜歡吃老鼠，這四種動物那一種知道真正的口味？”

“毛嬙麗姬，人類認為漂亮，可是魚見了她們就沉入水底，鳥兒見了她們就高飛，麋鹿見了她們就飛快地跑掉，這四種動物那一種知道天下的真正的美呢？”

這一段話，就是肆意把事物的相對（美和醜、好吃和不好吃、舒適和不舒適），看成是絕對的相對，你說美的，他說不美，他說是真理，你說非真理，結果人世間的一切都沒有客觀標準，也沒有客觀真理了。莊子的論著，乍看起來，好像論據確鑿，事實上他是在詭辯，莊子犯的最大的錯誤，是把類不同的東西（如人和魚和猴），拿來相提並論，這是犯了邏輯學上「類不同不能相比」的原理，所以這些論點都是不能成立的。相同的，莊子在“秋水篇”裏用河、海、宇宙等不同類的東西來比量大小，企圖抹殺世間的事物有大小的分別，也是犯了同樣的邏輯學上的毛病。

莊子從他沒落貴族階層的思想感情出發，把事物的矛盾相對，看成是絕對的相對，企圖混淆矛盾對立，教人們取消，放棄矛盾相對，不去面對矛盾對立，逃避眼前的是非黑白。這是非常消極、謬誤的辦法，是和是非，黑和白，兩兩相對，它們本身都是客觀存在，不是我們可以肆意取消、抹殺的，更不容我們妄加倒置。

莊子生於那新舊社會交迭的時代，他不願去面對事物的矛盾對立。說穿了，無非是他對舊的社會秩序（是符合他那個階層的利益）非常迷戀，但又無法獨挽狂瀾於既倒，只好閉上眼睛，故作違心之論，不願首肯新社會秩序存在的客觀事實。他教人追求空洞的逍遙和自在，目的是在阻止人去實踐，去掌握客觀規律，進一步推動、改革社會。



「巴拿馬詩作」

# 叫生活啲 淹不了我們的命

張瑪凌原著

按：〔巴拿馬，這連貫太平洋與大西洋的富饒地峽，不幸的在一九〇三年，被貪婪無厭的美帝看上了其優越戰略地位，強自霸佔了巴拿馬國土，狂妄無人的自行開鑿運河，把運河兩岸一千四百卅二平方公里的土地列為其管轄區，他們更囂張無恥的進行其經濟及軍事擴張之侵略暴行，壟斷運河主權。從此巴拿馬國旗不能隨風飄揚在自己國土上，人民不能自由行走在自己土地上，國家之政治及經濟主權被掌握在幾家與美帝互相接納、勾結的豪門大族、大地主手上，巴拿馬之豐富資源被掠奪，人民血汗被吞噬……難道巴拿馬人民就這樣默默無言的受欺壓、剝削嗎？〕



男齊：我們都是貧苦人家  
遭受社會百般地折磨  
生活真要了我們的命  
我們有無數的心頭話要說

男甲：鄉親們，我要向大家  
訴說我的不幸：  
我是一個苦命的農民  
我手里的土地  
被兇惡的財主搶去  
財主，還沒收了我的牛羊  
把我送進警察局  
說我還不清欠債  
還說我要拿棍打他  
於是我被關在監牢里  
看不見妻子和田園

男齊：財主就是不講道理

男甲：當我走出牢獄  
一回到我的茅屋  
就發現我那親愛的妻子

已經和死神作了伴  
再也聽不到她的聲音  
於是我只好無目的的流浪  
一路上呼喚着她的名字  
來減輕我的悲傷

女齊：啊，他一路上呼喚妻子的名字  
來減輕內心的悲傷

男甲：我到處流浪  
到處找工作  
大牧場的場主  
都不願僱用我  
說我是罪犯流氓  
他們還說我準活得了  
上帝會施給我美麗的夢

女齊：上帝那里會施給他美夢  
上帝沒有一點憐憫心

男乙：說到萬能的上帝  
我就想到那是一個騙局

我曾向上帝  
向天地間所有的神禱告  
——我是一個貧困的農民  
所有的財產都被地主霸佔  
——啊，我要一塊土地  
來減輕我的苦痛  
但是，我日夜劃十字  
膜拜，祈禱都不靈驗  
飢餓快把我餓死  
上帝和衆神都不理睬  
我只得繼續苦苦地挨

女齊：生活真要了我們的命啊！  
我們只得苦苦地挨……

男齊：我們都是受欺壓的窮苦人  
辛勤勞動養肥了財主  
苛捐雜稅養肥了官僚  
他們心里沒有半點公道  
對我們的死活毫不理睬

女齊：但是選舉的時候一到  
他們用車輛載我們去排隊  
到一張桌子前去投票  
選舉某幾位代表

男齊：他們答應我們許多  
還包括給我們工作

女齊：他們還到我們的茅屋來問寒問暖

衆：結果，不過爲了搶一張選票  
到今天我們照樣一貧如洗

男齊：對我們貧苦人家  
生活啊真要了我們的命  
我們一無所爲 沒有麵包沒有酒  
沒有土地沒有自由

女齊：青春被無休止地摧殘  
憂愁像大河的水長悠悠……

男甲：法律規定每個人有生存的權利  
但貧苦的我們却難生活下去  
那些老爺們飽嘗山珍海錯  
一面大嚷剝削有理

有錢的人成了寄生蟲  
沒錢的人成了奴隸

男乙：我們沒日沒夜地幹活  
還要忍受皮鞭的抽打

男齊：我們流血流汗養肥財主  
還要遭受拳打腳踢

女齊：他們禽獸的心  
根本不知道憐憫

男齊：我們整天整夜地呼喚  
呼喚那美好的民主  
我們眼前的制度  
原是掛着羊頭賣狗肉

衆：這種虛偽的表演  
一定要無情地加以暴露

男齊：我們再沒有其他的出路  
讓我們一齊向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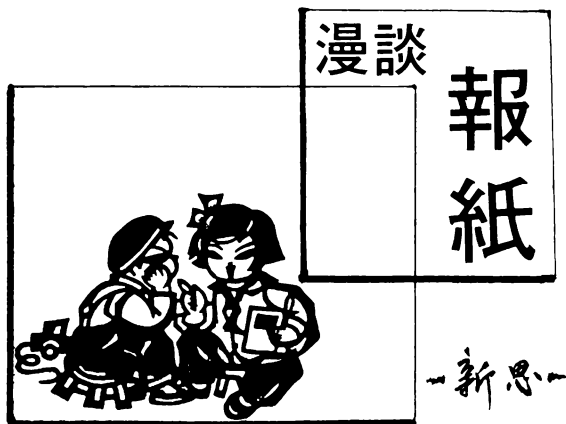
衆：設法拔除人爲的窮根  
不要讓生活真要了我們的命

女齊：我們的心不屈不撓  
像朵朵灼熱的火花

男齊：我們的力量強大無比  
要把舊世界來改造

衆：我們要聯合起來  
除盡世界上  
一切罪惡  
害人的傢伙  
叫生活啊要不了我們的命  
要不了我們的命





報紙可說是一種最普遍，最大眾化的讀物。社會各階層人士，不論男女老少，只要稍為懂幾個字，每天都會翻翻報紙看看，可能每個人翻看報紙的目的會各不相全。

報紙既然是一種這麼普遍和大眾化的讀物，就必然有其一定的社會功能（作用）和服務對象。但是，在不全的社會制度下，在報紙的擁有和編印權掌握在不全人的情況下，它的社會功能和服務對象就起了決定性的變化。

報紙的社會功能是什麼？它的服務對象是誰呢？許多人或許會說，報紙的社會功能顧名思義當然就是報道新聞，傳達消息；它的服務對象當然是一般的讀者，而那些私人所辦的報紙，由於它們是不受某些政黨或政府控制，因此，它們就比較能夠“中立”“客觀”地報道新聞，傳達消息，為它們的讀者服務。乍聽起來這些論點似乎很有道理，但是，事實上是否如此呢？社會實踐是衡量一切理論的最好、最正確的標準。根據這個原則，就讓我們列舉幾個具體的例子（即社會實踐）來判斷以上的論點是否正確吧。

“自治領報”(Dominion)和“威靈頓晚報”(Evening Post)都是威靈頓兩家私人公司經營的大報，它們實際上是否像一些人所說的那樣不偏不倚，客觀地報道新聞呢？別的姑且不說，就看看它們是怎樣報道越戰問題吧。我們經常可以從“自治領報”和“威靈頓晚報”上讀到類似這樣的新聞報道：“美國重型轟炸機飛炸敵人集中地區，消滅越共×名，”“越共突擊×城市，造成×名平民傷亡”等等。好一個中立、客觀的報道！將世界人民所公認的帝國主義者——美國血腥侵略越南和殘殺越南人民的罪惡行為描繪得那麼理所當然，合情合理，而對越南人民優秀兒女——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陣綫戰士們的反擊侵略者和傀儡軍的英勇行為却指責為殺害平民的恐怖行動。類似這樣的例子幾乎每天都可以從紐西蘭各地和新馬的很多私營報紙上找到。因此這些私營報紙（除了那些進步的私營報紙外）的主人的辦報立場和其編輯記者們的立場是怎樣

，不是一目了然了嗎？

報紙是為誰服務的呢？有些人可能會不加思索地說報紙當然是為一般讀者服務囉。不是嗎，你看大多數的私營報紙內容多姿多采、非常豐富。除了有國內外的大小新聞外，還有經濟金融版、跑馬版、廣告版、體育版、電影版，有的還有文藝版，甚至於武俠小說版等等，真是應有盡有，實在很能適合不全口味的讀者。而且報費又便宜，只要你登記為一個長期訂戶，每天早上或傍晚報紙自動送上門來，實在是服務週到。乍看起來，似乎又是很實際，滿有道理。私營報紙的業主們也實在是「偉大」！？但是，真理告訴我們，只有透過事物的表面看本質才能真正了解一件事物。表面上，很多私營報紙的確是版位的種類很多（其實應該說是很拉雜），收費便宜，又免費遞送。但是它的真正目的是為讀者服務嗎？恐怕未必是或根本不是吧。資本家投資營業其最大目的不外是賺取最大的利潤。報紙的內容琳琅滿目，報費便宜，遞送免費，這樣，就可以吸引更多的讀者，擴大報紙的銷路。而報紙的銷路越大，商家就越喜歡來登廣告招徠生意；報上刊登的廣告愈多，財源就愈加滾滾而來。這恐怕才是報紙主人的真正辦報目的吧。君不見很多私營報紙上的廣告往往佔去了一半到三分之二以上的版位，而且大財團、大公司的廣告往往佔去了整版和登在報上顯著的位置上嗎？因此，這些報紙到底真正是為業主們自己的腰包和為大財團、大公司的利益服務，還是為一般讀者服務，不已經是很明白了嗎？

報紙的社會功能是否只是單純地做為報道新聞，轉達消息的工具而存在呢？顯然的，不是。事實告訴我們很多私營報紙（除了那些進步的報紙外）的大老板，從他們開始經營報紙時就把它當做一種賺錢的工具了。大財團、大公司更是利用報紙來打廣告，招徠生意（其實很多商業廣告還直接或間接地起着腐化人民的壞作用）；每一個不好的政黨或政府也都利用其機關報及其他私營報紙作為宣傳的工具，以達到其矇騙和誤導人民的目的。但是，看到了黑暗的一面，我們更應該看到光明的一面。很多進步的政府、政黨和民間團體，他們也有自己的報紙，也有其一定的辦報立場和服務對象，他們並不無原則的將模特兒刊登在報紙的第一版上去吸引和腐化讀者，也不無選擇地刊登無關痛癢的芝麻小事。相反的，他們却是通過報紙真正、正確和客觀地報道了新聞，分析了國內外局勢的發展，反映了人民的生活，揭露了黑暗的舊社會，歌頌着光明的新社會，介紹了新的思想，新的作風以達到宣傳人民、組織人民和動員人民，以達到有利於人民本身的目的。

縱觀以上粗淺的分析，我們說在不全的社會制度下，在報紙的擁有和編印權掌握在不全人的情況下，報紙是有其不全的社會功能和服務對象，該不是沒有道理的吧？

# 訪周海嬰

## — 魯迅的兒子

### ▲ 風風 ▲

中國新文化運動的偉大旗手，傑出的革命文學家魯迅（原名周樹人），在一九三四年八月寫的遺囑里諄諄囑咐他當時只有五、六歲的兒子周海嬰：長大以後，萬不可去做空頭文學家或美術家。將近四十年了，周海嬰現在怎樣呢？

根據最近一次訪談，周海嬰已經是四十開外的中年人。他現在是北京中央廣播事業局技術部副主任。

### 魯迅先生的親筆詩

周海嬰住在離工作單位不遠的宿舍區，會客室里陳設簡潔。牆上掛着魯迅先生的油畫遺像，像的左旁掛着「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的對聯，右旁是「我以我血薦軒轅」詩立軸，後者是唯一魯迅先生的親筆。全詩為「靈台無計逃神矢，風雨如磐闔故園，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薦軒轅」，這首詩是魯迅留學日本時期（1903年）寫的，那時他才廿一歲。詩中洋溢着他的愛國熱忱，表示他獻身民族解放運動的決心。後來，魯迅先生在五十週歲生日那天，把在青年時期作的這首詩重新書寫了。寫到詩的最後一句「轅」字的最後一、時，寫得有點粗了，覺得不滿意，又重寫一幅。當時在場的許廣平（魯迅妻子）覺得把這不滿意的一幅擲掉可惜，就把它保存起來作紀念，這就是現在掛在牆上的這首詩。海嬰說：「每逢看到它，就想起了父親偉大的革命胸懷，想起了父親嚴格要求自己的嚴肅態度，對我們後輩是多麼大的鞭策啊！」魯迅先生作事嚴肅認真，一絲不苟的精神由此可見一斑。

### 魯迅著作的大量出版

關於魯迅著作再版情況，最近當局又大量出版魯迅著作，光魯迅著作單行本二十四種，每種要印幾十萬冊。（「魯迅的故事」一書，更印上一百廿萬冊），海嬰說「這在舊社會，連作夢也不敢想的。」過去，在國民黨統治時期，魯迅為了和敵人戰鬥，曾經用了一百卅多個化名，有一次，柔石等廿五個青年被捕了，敵人從柔石身上搜出了魯迅和北新書局訂的印書合同，因此就到處找尋魯迅的下落。後來，柔石等慘遭殺害，魯迅異常悲憤，寫下以下這首詩：

「慣於長夜過春時，挈婦將雛鬢有絲。  
夢里依稀慈母淚，城頭變幻大亡旗。  
忍看朋輩成新鬼，怒向刀叢覓小詩。  
吟罷低眉無寫處，月光如水照繡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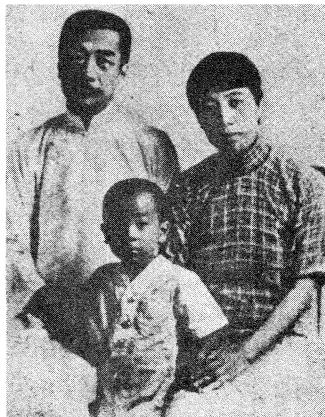
在周海嬰臥室的床頭櫃上，放着一個像收音機大小的長方形棕色漆木盒，木盒上印有蔡元培先生的題詞：「『魯迅全集』紀念本」，海嬰小心奕奕地打開木盒，從中拿出一本，翻到最後一頁，指着一個數字說：「印數是二百套。」二百套，比起現在大量發行的魯迅著作單行本，這是多麼微小的一個數字，可是，就是這二百套，在當時是化了多麼大的代價啊！魯迅逝世後，他的夫人許廣平在他生前友好的資助下，肩負着整理、編輯出版魯迅遺著的重担，為了使魯迅的著作早日送到讀者手里，她省吃儉用，用節省下來的生活費買紙、封面等，還經常用包袱包着魯迅的著作，親自送到很遠的書店去。國民黨當局對此驚恐萬狀，不擇手段地施加種種迫害，幾次闖進家里進行搜查。日軍侵佔上海後，有一次竟然下毒手，把許廣平關進了監獄。當時只有十幾歲的海嬰也經常兩手提書，冒着風險，給上海福州路（當時叫四馬路）一帶的幾家書店送書。

魯迅是在文化戰線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數，向着敵人沖鋒陷陣的最勇敢、最堅決、最忠實、最熱忱的空前民族英雄。魯迅把自己向敵人戰鬥的著作稱為「遵命文學」，他確信新的中國一定要實現，自己願意作一名「小兵」，為它衝鋒陷陣，一直到他心臟停止跳動，手里還拿着他的「金不換」毛筆。

### 日本朋友寄來魯迅手稿

為了出版魯迅著作，中國政府不僅向全國人民徵集魯迅的手稿、遺物，還向國際友人徵集魯迅的遺墨、遺著，有些國際友人不遠萬里，把自己珍藏的魯迅遺物送來。去年，「日本中國文化交流協會」寄來一些照片，包裝極為精緻。打開一看，是魯迅先生生前給幾位日本朋友書寫的題詞和詩。其中，有給西林真琴、高良、升屋治三郎、內山完造、內山松藻、壇田涼、今村九一、新居格……等人的。這些在魯迅先生的日記里雖有記載，但是見到他的親筆原件的照片還是第一次。魯迅先生當年與日本友人患難與共，休戚相依，共全戰鬥。魯迅在遭受當時統治勢力壓迫時，日本友人經常伸出救援之手。說明了中日兩國人民之間的兄弟情誼，也體現了偉大革命家在世界人民的心目中永遠受到崇敬。

不久前，周海嬰和他的夫人去上海瞻仰魯迅墓的時候，也特意去浦東公園的國際陵園給魯迅生前的



圖為魯迅與妻許廣平，子海嬰，一九三三年攝于上海。

（轉第卅版）

# 兩姐妹

集體創作



人物：

大玉：大嫂大女兒，建築女工，廿二歲。  
 小玉：大嫂小女兒，製衣廠女工，十八歲。  
 張魯才：製衣廠管工，廿七歲。  
 水牛：華伯兒子，製衣廠打雜，十九歲。  
 何叔：德士司機，卅五歲。  
 華伯：建築工人，五十歲。  
 阿蘭：小玉的工友，十八歲。  
 大嫂：四十二歲，洗衣過活。

## 第一幕

時間：傍晚六時半。

地點：大嫂家。

幕啓：大嫂在門外收衣服，屋內床上躺着身上加被的小玉。小玉偶爾傳來幾聲咳嗽聲，大嫂聽到後就拿着乾的衣服走進屋內，看了看時鐘。

大嫂：六點半了，小玉，吃了葯沒有？

小玉：吃了，媽。（起身）

大嫂：好點嗎？

小玉：好多了，燒也退了。

大嫂：（走前端詳小玉，然後坐在床沿）。

孩子啊，看你，自從進了車衣廠後，你瘦多了。

小玉：媽，沒什麼（輕咳數聲），要不是趕了幾晚夜工，我還不是好端端的（又咳嗽起來）。

大嫂：唉，咳到這個樣子，還說好（走去倒水），哪，喝下。小玉，你瞞不過媽的眼睛，你的身子是一天比一天差，老實說，我是不贊成你去工

廠做女工的，工錢低，自己都不夠用，又弄壞身子，得不償失，你姐姐就一直說做女工有意義，有意義。好啦，好啦，現在你自己可以看到。

小玉：媽，都是我不好，考不到九號文憑，不然……

大嫂：你考不到就算了，媽沒怪你，但你姐姐有中四文憑，還去做建築，一提這件事，唉……

小玉：媽。

大嫂：自從你父親死後，我辛辛苦苦跟人家洗衣服，想給你們多讀點書，希望你們將來容易找工作，生活能過得比我們好。誰知道你姐姐讀了十多年書，不懂媽的苦心，跑去做粗工，說是有意義。還時常往外跑，什麼幫忙啦，解決啦。

小玉：媽。

大嫂：你看隔壁的女兒，人家也是中四畢業，她就比大玉會想，你看，她白天去洋行當書記，晚上又教補習，收入又多，她為的就是她一家，這幾年連她母親的綠豆湯也不用賣了，大玉要有她的一半，媽就高興了。小玉，你知道，你姐姐叫媽多失望。

小玉：媽，都怪我不爭氣。

大嫂：小玉，只要你學大玉的樣子，媽就放心了（頓一頓），小玉，你身子不好，工錢又少，我看還是辭工不做。

小玉：辭工不做？

大嫂：是呀，辭掉它，找一份比較輕鬆，薪水又好的工作做。

小玉：媽，我也是這麼想，但是你不是不知道，我是碰了多少釘子後才做女工的。

大嫂：可是，女工太沒出息了。

小玉：媽（充滿幻想、希望）……我告訴你，我可能會升做工廠的書記。



大嫂：哦，真的？

小玉：事情是這樣的。我雖然只做了三個月，但管工張魯才說我的表現好，工作認真，不跟工友講閒話，效率高，廠方就稱呼我是衣廠之寶。

大嫂：衣廠之寶，衣廠之寶，小玉，你該早說出來給媽高興高興。

小玉：管工張魯才還說廠方這個月會給我勤工獎，作為獎勵。

大嫂：還有勤工獎，領了勤工獎就能做書記了？

小玉：不，張魯才說廠內業務越來越繁忙，不久會徵聘多一位書記，他說我有英文根底，只要我懂得打字，加上他向白毛猴說幾句好話，那份工作八九成會讓給我。

大嫂：白毛猴，白毛猴是人？

小玉：（嘆味一笑）唉呀，媽，他是我們的老板，白毛猴是工友給他取的綽號。

大嫂：不管他是誰，只要書記工作不辛苦就可以做，不過，你不懂得打字。

小玉：我打算明晚就去報名參加速成打字班，張魯才說越快越好。

大嫂：張魯才說得對，要越快越好，別像大玉那樣……

小玉：姐姐回來了。

（大玉，建築女工打扮進）

大玉：媽，妹妹，什麼事這麼高興？

大嫂：哦，小玉她……

小玉：（以肘撞大嫂）媽，別講。

大玉：到底是什麼事呢？

小玉：沒什麼，哦……，我明天可以上工了。

大玉：哦，你的燒退了？

小玉：退了。

大玉：那很好。哪，這包涼茶待會兒拿去泡，喝了精神會更好些。媽，這種風濕丸聽說很不錯，你吃吃看吧。

大嫂：老毛病，吃不好的。

大玉：用用看嘛，媽。哦，媽，衣服送了沒有。

大嫂：等一下要去送，還要東街拿衣服回來洗。今天做到這麼遲？

大玉：不，交通阻塞得厲害，白花時間，真氣人。媽，幾點了？

大嫂：七點半了，今晚又要出門？

大玉：是的。因為華伯工作跌傷，工友們正在商量，要求公司賠償，我需要出去和大家談談。媽，等我回來，我再幫你洗衣服，橫街的衣服我也順路拿去送。

大嫂：大玉，媽辛苦點算不了什麼，我只希望你們姐妹倆能快快樂樂的過日子，那我就高興了。

大玉：媽，我覺得我們都很快樂。

大嫂：你，你們一個建築女工，一個工廠女工，日子

這樣難過，還說快樂，不是我要多咀，大玉，你越來越糊塗了。

大玉：媽，日子是的確難過的，所以才須要我們大家一齊努力改善我們的生活。

大嫂：我不懂你說些什麼道理，只是我們家窮，就得先照顧，向隔壁那樣。

大玉：媽，那根本不能夠使大家的生活都好起來。

大嫂：不管你怎麼說，他們現在的情況就比我們好。

大玉：（頓一下，看着父親的遺像）媽，你知道爸爸是怎樣死的。

大嫂：我怎麼不知道，過去的事，你還提他幹嗎？

大玉：爸爸給老板工作了廿多年，在工作中船艙爆炸，廠方硬說是意外事件，把責任推得乾乾淨淨，如果不是工友們的幫忙，我們真不知道怎麼辦。

大嫂：大玉，你別說下去了，這些事情，你還提作什麼？我該去東街收衣服。（說完之後，在熨衣桌上拿起一塊白布，走至門口，看天色陰暗，轉身對大玉）大玉，外面就要下雨，等下出門，記得帶雨傘。

大玉：媽，你呢？

大嫂：我很快就回來的（走出，忽又轉身）小玉，下雨別忘了收衣服哦。

小玉：知道了，媽，早點回來哦！

小玉：（看到大玉在沉思）姐姐，別難過了，以後別在媽媽面前提就是了。

大玉：別提？因為媽媽始終不明白。

小玉：我……，她還是不明白。（她本想說我也不明白）

大玉：是的，我剛才的話還沒講完呢，妹妹，你了解我的意思嗎？

小玉：我……我會的。

大玉：那就好了，媽媽的錯誤想法有她的社會根源的……（這時，何叔出現在門口）

何叔：大玉，又講什麼道理啦？說來聽聽……

大玉：沒什麼，跟妹妹談談。坐啊。

大玉：何叔，你今晚不用出車嗎？

何叔：哦，我載客到街頭，就順便在家裏吃。大玉，你要出門嗎，我送你一程。

小玉：（倒了一杯茶出來）何叔，喝茶。

大玉：是啊，何叔，先喝杯茶吧，我今晚是要出門的，不過，你的德士要載客，車又是租來的，我看你還是先走，爭取時間，多載幾個客吧。

何叔：大玉，你還跟我見外，你給我的孩子補習，我不知怎樣感謝你呢！

大玉：自己人說感謝幹嘛。好吧，何叔，你等我一下，我拿一點東西。

何叔：（環顧屋內）小玉，你媽呢？

小玉：媽出去收衣服。

大玉：何叔，這幾個晚上我恐怕不能夠教孩子讀書了。  
。因為華伯上星期在工地上摔傷右腳，在家躺了一星期，不但沒有薪水，也不給醫藥費。

何叔：不給醫藥費？

大玉：是的，所以我們正在討論怎樣找老板交涉，因為白天大家要工作，就利用晚上來談了。

何叔：那他現在好點嗎？

大玉：可以稍微走動了。

何叔：哦，華伯的事情要緊，你應該先解決，孩子的學習就暫時擱下吧。

大玉：不，孩子學習也能夠繼續的，（對小玉）小玉，你能夠教教孩子們嗎？

小玉：我……要我教補習？

大玉：總共有五個孩子，兩個是何叔的。

小玉：我恐怕……沒有時間。

大玉：是担心要開夜工嗎？

小玉：可能……可能要開夜工，也可能要學打字。

大玉：是這樣。

何叔：大玉，小玉沒空，就不要勉強他。

大玉：我看一星期抽出兩個晚上教孩子總可以的，何叔，告訴孩子們學習繼續下去，小玉會去教的。（看看鐘）現在時間也差不多，我們走吧。

何叔：好，小玉……小玉（何叔叫第二次，小玉才猛然覺醒似的應一下）我們走了。

何叔：我們先去看看華伯，好嗎？

大玉：好。

（小玉猛然記起大玉未帶雨傘，拿了雨傘趕出）

小玉：姐姐，雨傘。

大玉：哦（大玉感激得瞧着小玉，再看看天色）雨就要來了，別着涼。

小玉：嗯。

（大玉和何叔出場，小玉矛盾重重的走向屋內，坐在床上呆呆的想着。這時候，張魯才一手拿花走進來，在門口探一探頭，看到是小玉）

張：哈，對了，就在這裏。

（小玉惊醒轉身，發覺是張）

小玉：張先生……你怎麼到這裏來。

張：這條路糟透了，糟透了，又難走，又沒有路燈，一脚高來一脚低，好幾次差點要摔跤（他邊理衣服，邊發牢騷，似乎忘了是在小玉的家）真倒霉，這真是苦差。

小玉：苦差，有人叫你來嗎？

張：哦，不不不……

小玉：進來坐啊。

（張想踏步向內進，看到自己一雙烏黑的皮鞋沾滿紅泥，心痛得很）

張：（假惺惺，指着皮鞋）

我怕弄髒妳的地方，你拿些報紙給我擦擦。

小玉：（歉意的）我們這種地方，不怕紅泥的（過去

牆角拿一些舊報紙給他）。

（張小心翼翼的擦去鞋上的紅泥）

小玉：張先生，怎麼知道我家？

張：哼！那些死鬼以為我不知道，找不到你？

小玉：死鬼？

張：就是阿蘭他們，我先問阿蘭你住那兒，她說不知道！

小玉：阿蘭說不知道？她有來過我家啊！

張：我知道她故意不說，不懂會不會（眼神閃閃縮縮的，充滿神祕的）……

小玉：她會怎樣？

張：她妬忌妳是衣廠之寶，妬忌妳將會做書記。

小玉：不會的，張先生，阿蘭的為人很好。

張：不只她一個，很多人都在妬忌妳。這些人，那像妳老實，要不然妳還會是我們光榮的衣廠之寶。後來我再問多幾位女工，他們都不肯說。我氣極之下，找人事部主任要了妳的地址。同時，他給了我五塊錢。有了地址，再加上我張魯才一點天賦的小才幹，終於把妳給找着了。哪，五塊錢就買了一束花，聊表公司對妳的關心，（雙手奉花），好看嗎？

小玉：（看一看花）是人事部主任叫你看我的？

張：不不不，是我自己專心誠意探病來的，哪，五塊錢是人事部主任知道我要來，就塞給我買些花，表示廠方對你的一點心意，並要我傳達他對你的問候。

小玉：一點小病，何必這樣費事，真不好意思。

張：唉，照顧工人健康，是我們的責任嘛。妳現在好點嗎？

小玉：明天可以上工了。不過頭還是有點痛，大概是一連開了幾晚夜工吧！

張：哦（一臉不以為然的神色）是這樣嗎？（他瞧瞧屋子四周）我看這屋子太低太舊了，空氣潮濕，光綫又不足，小玉，這會大大影響妳的健康。啊，妳看看外面那條路又暗又難走，小玉，為什麼不搬到別的地方去住，換個好環境？

小玉：搬？

張：對，搬！

（小玉慢慢走至父親遺像前）

張：（隨着小玉視線）他是……

小玉：（沉重地）他是我父親。

張：你父親，他……

小玉：他已經死了……是在貨輪工作，船艙爆炸時給活活燒死。那年父親才三十五歲，我才十歲。

張：哦……（悲天憫人似的，久久才擠出話來）……真叫人痛心。現在你家還有誰？

小玉：還有我媽和姐姐。媽老了還要給人家洗衣服。我姐姐當建築工人，收入也不好。

張：妳媽和姐姐呢？（四下張望）

小玉：她們都不在家。張先生，要是我父親還在，我也許……

張：（轉變臉色，微笑）小玉，過去的事情還提它幹嗎，忘了它倒不覺得痛苦。小玉，只要認真做工，大家合作，不像……不像有些人那樣，搞鬼搞怪，相信你會明白。那麼，什麼事情都容易談了。

（小玉不語）

張：（偽善的）小玉，我今晚不單單來探訪妳，也給妳帶來兩個好消息。

小玉：（意外的）兩個好消息。

張：上次妳不是說要教補習嗎？

小玉：教補習？

張：機會來了！人事部主任有一個讀 primary III 的孩子，要請個補習教師，是教 Mathematics 一科，一個月廿元，每星期兩次。

小玉：廿元一個月，……不過，不懂人事部主任他……

張：沒問題，我跟他說定了。

小玉：這麼快！我姐姐她……讓我先考慮考慮……

張：妳姐姐怎麼樣……不用考慮的了，一個月有廿元的收入，還可以跟人事部主任打打交道，拉拉關係。

小玉：這……

張：第二個消息是……

小玉：（搶着問）是書記的工作嗎？

張：（忘了似的）書記？……哦，你先學打字就沒有問題了。這第二個消息是星期六晚，老板將在 Golden Hall 舉辦一個 party，這是聯歡舞會。他說這個聯歡舞會純粹是為我們工友而設的。

小玉：是白毛猴舉辦的。

張：（受侮辱似的）什麼白毛猴，別跟着他們說。這個晚會將會有很多精彩有趣的遊戲和好吃的東西。還有選美比賽，頒發模範工人獎。小玉，我看妳（打量着小玉）很有希望中選。中選了不但可以得到獎金，也會得到升職，promotion。小玉，妳一定來參加啊。

小玉：（思索一會兒）舞會？

張：談，這樣難得的機會，有吃有玩，不用請，人家都會搶着去的，全廠女工……幾乎全部都報名參加了。要是妳參加，更多女工就會跟着妳去。

小玉：哦（還是拿不定主意）。

張：妳可能中選為模範工人，這是前途啊！再說（臉色轉為陰沉）舞會是老板舉辦的，不去……就不大好看囉。

小玉：這……張先生，關於書記的職位，依你看會有希望嗎？

張：這個……（似笑非笑）只要妳成為模範女工，我看就沒問題了。小玉，妳是衣廠之寶，又想做模範女工，當書記，就應該多勸一些女工去參加舞會。

水牛：小玉。（水牛進場）

張：（驚異，尷尬了一會），妳不就是廠裏當打雜的水牛嗎？

水牛：（沒好聲氣，模仿其聲調，以牙還牙）妳不就是在廠裏當管工的張魯才嗎？

張：（臉熱辣辣的）妳……

水牛：我怎樣，又要叫我買茶泡咖啡嗎？

張：（偽裝的）不，在廠外，我們都是朋友。

水牛：朋友？要我們拼命地做工，還要減少工錢，這是朋友？

張：減少工錢？這是誰說的？

水牛：大家都知道了，妳還裝不懂！

張：我完全不知道啊。你們別聽信別人的謠言。廠方做事向來維護工人們的利益，你們要相信廠方啊！

水牛：簡直是放屁。

張：妳……

小玉：（着急）水牛，張先生是我的客人，妳……

水牛：妳把他當客人……

張：（冷冷地）水牛！妳是嫌打雜工作不配妳，想另謀高就！

水牛：（憤慨的）哦……，用工作來威脅我，妳就向白毛猴報告吧！告訴妳，我水牛才不像妳，沒有白毛猴會餓死！

張：（氣極敗壞）妳再說下去……

小玉：（在兩人之間）張先生……（轉身對水牛）水牛，妳別再說了！（這時一聲雷响）

小玉：（猛然記起屋外的衣服）啊，衣服忘了收。（說着要跑出……）

水牛：（阻止小玉）小玉，妳身體不舒服，由我來（說完，衝了出去）

（張魯才似乎也有所行動，捲起長袖，尋找地上的報紙遮頭時，水牛已經收拾了衣服跑進屋內，小玉幫忙把衣服放在桶內）。

張：（手拿報紙，尷尬半晌）（看了腕錶）小玉，時間不早了，妳也該休息，我走了。

小玉：張先生……多坐一回啊。

張：（狠狠瞪了水牛一眼）不了，（轉身出，走幾步又轉回身）別忘了我剛才對妳說的話。（說完之後，在門口看天猶疑一陣，無可奈何以紙遮頭跑了出去）。

（這時，水牛把桶內一件件的衣服擦乾，小玉默然從門口踱回桌旁，摸了一摸花束，水牛看在眼里）。

水牛：這種人，早走早好。（見小玉不答話）小玉，張魯才剛才對你說什麼話？（小玉還是不答）小玉！

小玉：水牛，我的事為什麼要你管（搶回水牛手中的衣服）。

（水牛給小玉突如其來的動作逼退桌旁）

水牛：妳……

小玉：你把張先生氣走了，你知道嗎？

水牛：把他氣走又怎樣？

小玉：他是來看我的，是我的客人。

水牛：小玉，你真的把他當好人，他離間工友，勢利刻薄，難道你不懂？

小玉：我懂，我都懂，這是人家說的，我聽得多了，可是他對我好！

水牛：他對工人呼來喝去，你還說他好。

小玉：我的事你少管就好了。

水牛：妳要是我的妹妹，我就……我就（一拳槌在桌上）。

小玉：我才不認你作哥哥！

水牛：（青筋爆漲）要不是剛才想來幫妳收衣服，我才不理妳！告訴妳，阿蘭今晚要來看妳，妳也把她氣走好了。（水牛說完，大步向外走）

（這時，外面向下着雨，門外進來了大嫂和阿蘭。阿蘭一手拿一工作袋，一手拿一布包，裏面放衣服，大嫂拿傘）

大嫂：哦，水牛，快進去，下雨呢。（三人走至屋簷下）水牛，快幫阿蘭姐接過衣服，阿蘭半路碰到我，幫我拿了老長的一段路，她的手也酸了。

阿蘭：不會的。

（水牛不大要走的樣子，阿蘭看到了）

誒，水牛，你怎麼了？

水牛：沒什麼。（阿蘭不以為意，走進屋內）

阿蘭：小玉，妳病好了？

小玉：好多了，阿蘭姐。

大嫂：小玉，叫阿蘭姐坐呀（走近桌旁，發覺桌上一束花）這束花是……

水牛及小玉：是……

小玉：（頓一頓）是張魯才送的，他剛才來過這兒。

大嫂：就是妳常提起的張先生嗎？真有心，他走了嗎？

小玉：走了。

大嫂：他有說什麼？

小玉：沒……沒什麼。

大嫂：（拿走花束，看到水牛拿着一包衣服）水牛，給我，你跟他們談談，阿蘭，我沒空，你們談談吧。

水牛：大嫂，我來幫妳。

大嫂：叫你坐你不坐，真是……（大嫂與水牛進入廚

房）

阿蘭：（拿出一包橙）小玉，收下吧。

小玉：不用破費了，阿蘭姐。（停一會兒）

阿蘭：小玉，張魯才他真的來過這裏？

小玉：嗯。

阿蘭：我以為他找不到（小玉不語）他有對你說過聯歡舞會的事嗎？

小玉：嗯，說過了。

阿蘭：那妳要去？

小玉：（想了想）我還沒有決定。

阿蘭：工友中已經有很多人表示不參加舞會。

小玉：你呢？

阿蘭：我？小玉，白毛猴搞的東西還會有好的嗎？

小玉：你們不參加，難道不怕……

阿蘭：大家都不去，他們又拿我們怎麼辦？（水牛上）

小玉：前天工友們打聽到公司打算壓低我們的工資，我想跟你談談，水牛剛才對妳提起嗎？

小玉：為什麼公司要壓低我們的工資？

阿蘭：我們聽了這個消息，立刻去人事部詢問，人事主任說沒這回事，可是他却說廠方確實面對着成本提高的困難，處境不好。

水牛：媽的！我們的工資還不夠低嗎？

阿蘭：他們是不會替我們考慮的。據我所知，白毛猴又開了一間分廠，如果真的處境不好，還可能這麼做嗎？小玉，妳說是嗎？

小玉：白毛猴又開了一間分廠，還要減低我們的工資？阿蘭姐，我們應該怎麼辦？

阿蘭：所以，工友們決定，下星期六領工資那天，如果工資真的被壓低，大家都不要接受，小玉，妳贊成這麼做嗎？

（華伯這時手持拐杖上）

華伯：阿蘭，妳來了。

水牛：爸爸（跑去扶他，阿蘭也幫忙）。

阿蘭：華伯，你的腳不疼了。

華伯：好多了。（對小玉）小玉，妳的病怎樣啦？

小玉：好點了。哦，媽在洗衣呢。（跑去廚房）媽，華伯來了。

大嫂（出）：哦，華伯，你的腳好點嗎？

華伯：好多了。哦，大嫂，洗衣嗎？

大嫂：是啊，水牛也幫我的忙。

華伯：誒，牛脾氣，叫他出力出汗倒可以，別的事情，妳千萬別叫他！

水牛：爸爸，我回家了！

大嫂：怎麼搞的？你爸爸一回來，你就要回啦。

華伯：我也要走啦，我只不過來問問大玉，事情交涉得怎樣了，大玉不在家嗎？

小玉：姐姐下坡找工友，還沒回來呢！

大嫂：她一回來就出去，要到很晚才回來的。

華伯：哦，大嫂啊，我說她真是一個好女兒。  
大嫂：她是個好女兒？  
華伯：是啊，我時常對水牛說，要學習大玉的好樣子。  
大嫂：要學習大玉的好樣子？  
（大嫂迷惑的看着小玉，衆人也注視着小玉，小玉臉向前，心裏想着華伯的話）。

## 第二幕

第一場： 時間：傍晚七時左右。  
地點：大嫂家。（同第一幕）  
佈景：如第一幕，晾衣架上晾着一些衣服，鏡桌擺着一束已枯的花朵。

幕啓：小玉拿着一濕面巾由廚房出。  
她今天穿了一件似只穿過幾回的衣裙，一脚的小腿上有一塊紗布包紮着傷口。  
大嫂則熨着最後一件褲子。  
小玉由廚房出，將要走向鏡桌時，大嫂問道。  
大嫂：小玉，幾點了？  
小玉：六點半了，媽。  
大嫂：又要去人事部主任的家教補習？今晚要這麼早嗎？  
小玉：噓！（胆怯的朝外望）媽，小聲點，今晚我不是教補習，補習只是暫時的，教教看，讓姐姐知道了不好。  
大嫂：哦，她知道了又怎樣，教補習有什麼錯？  
小玉：媽，現在還是不讓她知道好，補習我不一定……，先不說那個，我今晚是想去參加工廠舉辦的聯歡舞會，媽，你覺得我應去嗎？  
大嫂：到底是什麼聯歡舞會？  
（小玉走去鏡桌，坐在床上梳頭）  
小玉：我也不很清楚，聽張先生說是聯系工廠職員的感情，調劑工友的生活，每個工友都被邀請參加。舞會裏將會有模範女工選舉。  
大嫂：什麼選舉？  
小玉：模範女工選舉是選出一個最勤勞的女工，媽，張魯才說我可能被選為模範女工，中選了又會有 promotion，做書記！  
大嫂：哦，真的嗎？妳是模範女工！什麼是“不羅摩勝”？妳可以做書記了？  
小玉：promotion 是升職，女工升職了就可以做書記。  
大嫂：既然是這樣，你就必須去參加舞會。  
小玉：媽，如果我做了書記，妳就不要再洗衣了。聽說做了書記，薪水會增加五十元。

大嫂：小玉，媽很高興，妳比妳姐姐強！  
小玉：這件事……，也別讓姐姐知道。  
大嫂：小玉，妳呀！我真不知道為什麼妳這也不讓大玉知道，那也不讓大玉知道，到底妳怕的是什麼？  
小玉：媽……，我想……我想，媽，現在沒有時間，我先幫妳包衣服，改次再說。  
大嫂：唉呀，急成這個樣子，就別幫媽了。舞會那裏有沒有狗啊？妳得小心，妳給狗咬到的傷還沒有全好……  
小玉：好點了。媽，妳不知道，那天在人事部主任家，我看到那隻狗向我衝過來，我惊叫了一聲，等到人事部主任出來叫住狗，我已經被咬了一口，鮮血直流不止，那時，張魯才也站在主任旁邊，他說——  
大嫂：張魯才說些什麼？  
小玉：他說：「妳怎麼讓狗來咬妳呢，真是的」。幸虧主任的佣人看到，立刻替我敷藥，才止住血流。  
大嫂：妳給狗咬傷了，張魯才怎麼可以這麼講。小玉呀，妳得處處小心，下次去人事部主任家教補習，看到他家的惡狗跑出來，就趕快喊主人，知道嗎？  
小玉：知道了，媽。  
大嫂：我該去東街收衣服來洗。（走至門口，忽然想起）小玉，妳身上的錢夠用嗎？  
小玉：有，還有一塊錢。  
大嫂：哦，（停一會兒）小玉，妳不是今天拿薪水嗎？  
小玉：是今天拿薪水，不過我沒拿，好多工友也沒拿。  
大嫂：怎麼都沒拿？今天不發薪水嗎？  
小玉：不是今天不發，是我們很多人都不拿，因為這期車衣的工價比上回少了一些，阿蘭說大家都不要拿工錢，先向公司問清楚再拿！  
大嫂：那幾時才能問清楚呀！  
小玉：不知道，白毛猴一直不見大家。  
大嫂：妳們就應該早點找他說清楚。我要走了。小玉，不要太遲回家啊。  
小玉：哦。  
（大嫂出去後一段時間，張魯才進）  
張：小玉，終於找到妳了。  
小玉：張先生，找我有什麼事？  
張：（責備地）小玉，為什麼妳答應了我，又不照我的話做？  
小玉：我答應你什麼？我做了什麼？  
張：為什麼妳今天和她們一起不拿工資？妳想跟公司作對嗎？

小玉：我……

張：為什麼妳要聽她們的話？妳跟她們不一樣，妳是「衣廠之寶」！

小玉：她們說，現在物價高漲，賺不夠用，如工資再低，日子怎麼過？

張：妳別聽她們胡說八道！妳知道嗎，妳已經被利用了，很多女工都拿了薪水，阿蘭也快要拿了。何況妳跟她們這麼做，人事部主任和經理都很不高興，這可能會影響妳的升職呀！

小玉：（焦急，不知所措）我……

張：嗨，妳已經闖了禍，自己還不知道！這樣吧，經理那邊，我幫妳解釋解釋，只是妳一定要去參加今晚的舞會。

小玉：我會去參加的。

張：很好。還有，待會兒在會場裏，經理要妳講一些話，將功贖罪，不然，妳的 promotion 可能有問題。

小玉：要我講什麼呢？

張：這個……總之跟 promotion 有關係。妳要走了嗎，我順便載妳去。

小玉：我……我還沒準備好呢。

張：那我先走一步。

（張出。小玉換上鞋子。看看桌上枯萎的花束。這時，水牛與阿蘭進）

水牛：阿蘭，還是妳進去的好。

阿蘭：也好。

（水牛躲到窗口偷聽）

阿蘭：（端詳了小玉的裝束）小玉，妳決定要去參加舞會了？

小玉：我……我想去看看，阿蘭，妳呢？

阿蘭：（沉默了一會）我已經說了，我不去。（小玉沉默）小玉，越來越多工友都表示不去了。

小玉：張先生說大多數女工已經報名參加了。

阿蘭：張魯才的話妳也相信。小玉，大部份工友都決定不參加了，妳就跟着大家吧！

小玉：跟着大家？

阿蘭：是的，不要參加舞會。

小玉：阿蘭，妳不了解我，我不是不跟着大家。

阿蘭：是的，我也知道，這不是妳的本意，是白毛猴和張魯才他們搞的鬼。

小玉：是他們搞鬼？我不是指那個，我是說我家……妳是看到的，我媽年紀這麼大了，還要跟人家洗衣服，我姐姐收入也不好，還有我這區區三塊錢的女工，我只是希望，也是唯一的希望，要好好的担起這個家，改善這個家。

阿蘭：小玉，那個工友的家不是充滿着辛酸痛苦的，誰又不想改善自己的家呢？

水牛：小玉，別以為天底下只有妳一個人想改善自己的家？小玉，我實在忍不住了。不要以為白

毛猴，張魯才現在給妳一些甜頭，妳就聽他們的話。

阿蘭：水牛，你先讓我說。

水牛：我既然說了，就要把話說完，就算他們真的給了妳什麼好處，妳不覺得這樣的好處來得太可恥嗎？當很多工友都不參加今晚的聯歡舞會時，妳却要去，使到一些工友也要參加，你簡直是——

阿蘭：水牛！

水牛：妳太自私，妳一點也不像妳姐姐，她為工友做事，妳為自己打算。

小玉：我……（感到委屈，一轉身拿了手提包就向外跑）。

阿蘭，水牛：小玉。

（小玉在門外，與放工回來的大玉相遇）。

大玉：（在門外）妹妹！

（看着小玉的背影，轉身走向屋內）

阿蘭：大玉姐。

大玉：哦，阿蘭，水牛。

（看到場面有點奇怪，便問阿蘭）

阿蘭，小玉去那兒？為什麼妳沒跟她一塊兒去呢？

阿蘭：她……（水牛緊接着回答）

水牛：她去參加我們工廠主辦的聯歡舞會。

大玉：聯歡舞會？

水牛：嗯，我們很多人都不去，可是她偏偏要去，我們勸她，她不聽。

大玉：為什麼她會去呢？

水牛：為什麼，還不是怕得罪管工和老板。

阿蘭：大玉姐，主要是管工張魯才從中搗鬼，又由於小玉勤勞，對小玉特別好，說要升她做書記，所以小玉就聽了他的話，去參加舞會了。

大玉：哦，小玉說要學打字，原來是爲了做書記。最近我叫她去教何叔的孩子讀書，她却推說沒空，要學打字，開夜工。阿蘭，前晚有開夜工嗎？

阿蘭：前晚？沒有啊。

大玉：這就奇怪了。她說要開夜工，不能夠教孩子，回來的時候小腿上有傷口，說是工作時不小心割到的。

阿蘭：她却說是晚上走路跌倒的。

大玉：看來事情有點複雜。阿蘭，水牛，我們得弄清楚小玉的問題。

阿蘭：嗯。

大玉：阿蘭，管工張魯才可能是想利用小玉的無知來分化工友，廠方想利用這種聯歡舞會散播灰黃毒素，麻醉工友意志，全時，還可以從今晚的舞會中看出工友們是否合作。

阿蘭：是啊。廠方最近壓低我們的工資，很多工友都

不拿薪水，他們就想利用這個舞會分化我們。

水牛：這樣，我們應該怎麼辦？

阿蘭：是啊，大玉姐，我們應該怎麼辦呢？

大玉：這個……，阿蘭，水牛，你們今晚就去參加工廠的聯歡舞會。

阿蘭及水牛：要我們去參加舞會？

大玉：是的，這樣也可以阻止他們耍一些鬼計。

阿蘭：對啊！我們還可見到白毛猴了！

水牛：對，就這麼辦，阿蘭，我們現在就走，我去通知坡底的工友，妳通知附近的工友。

大玉：我也要走。

阿蘭：妳也要去？！

大玉：我先下坡和工友們討論，怎樣向公司交涉華伯的賠償問題，你們的舞會在那裏舉行？

阿蘭：在 Golden Hall。

大玉：好，我跟工友們交待後立刻就去。  
我們一齊走吧！

第二場：時間：與第一場同晚，十時半。

地點：同第一場

佈置：

幕啓：門外比第一場更暗，大嫂一個人在屋內廚房洗衣，蟲聲唧唧，鏡桌上的小鬧鐘指着十時半，這時門外來了一個人影，一步步向門移動，到了門外，原來是華伯。

華伯：（探了探頭）沒人？

大嫂：（在廚房問）誰呀？

華伯：（走進屋內）大嫂，在洗衣嗎？

大嫂：（走出廚房）哦，我以為是誰來啦？原來是華伯你，坐啊。

華伯：太晚了，打擾你。（坐下），大玉還沒回來？

大嫂：太玉？我今晚還沒見着她，也許剛才去收衣服的時候，她回來了又出去。你找她有什麼事？

華伯：大玉昨晚對我說，我們工友今晚開會討論一些步驟，她叫我不去，她會告訴我討論的結果。我怕她跑太多，就先過來等她。

大嫂：哦……現在幾點了？十點半了，我看，她就快回來了，你多坐一會兒，我倒杯茶給你。

華伯：（客氣的說）不用了，老鄰居。  
（看看四周）小玉呢？

大嫂：（倒了茶）她去參加工廠的聯歡舞會，還不見她回來。

華伯：聯歡舞會？什麼聯歡舞會，總不是什麼好東西，小玉怎麼會去參加這種舞會？

大嫂：怎麼？不好嗎？她說是爲了什麼聯系感情，調濟生活。

華伯：是這樣麼？大玉這麼關心工友，就如今晚工友們能這麼齊心的開會討論，大玉出了不少力量

，做爲妹妹的小玉也不會不關照工友的。大嫂，是嗎？

大嫂：華伯，你怎麼看的，小玉怎麼會跟大玉一樣呢？我說，小玉比大玉能幹得多！

華伯：那就更好囉。哈哈……

大嫂：（也跟着高興的笑起來）華伯，喝茶吧。

（阿蘭這時候慌慌張張的衝進屋內）

阿蘭：伯母，小玉她沒回家嗎？

大嫂：怎麼！小玉不是好端端的跟妳們一塊兒去參加舞會嗎？

阿蘭：不，我們並沒有一塊去，我和水牛本來是不打算去的，因爲很多人都知道這個舞會是不好的。

華伯：什麼？水牛也去嗎？

大嫂：妳既然知道不好，爲什麼不叫她不去呢？她現在在那兒？

阿蘭：我也不知道，她從舞會中跑出來，上了一輛「德士」就走了。

大嫂：小玉怎麼坐「德士」呢？她一個人嗎？去了那裏？

阿蘭：是張魯才在舞會裏逼得她跑出來的。我們也不知道她跑去那兒。

大嫂：現在怎麼辦呢？大玉又不在家。

華伯：阿蘭，小玉怎麼會不見了，妳快把經過講講。  
（大玉從外進）

大玉：媽，華伯！

大嫂：大玉啊，小玉失蹤了！

大玉：啊？小玉失蹤？我剛從 Golden Hall 那邊回來，看到那裏場面很亂，有人告訴我妳們已經走了，到底是怎麼回事呢？阿蘭？

阿蘭：舞會開始後，我們看到白毛猴在說話，他說的是英語，我聽不懂，後來，聽工友們說是近來廠方的生意不好，需要工友們暫時合作。

大玉：妳們千萬不要上當！

阿蘭：嗯。所以今天領工資的時候，我們很多人都不拿，小玉她也沒拿。

華伯：妳們幹得好！

大嫂：華伯，你別打岔，阿蘭後來呢？

大玉：媽，妳先讓阿蘭說下去吧！

阿蘭：大家聽了這消息後都議論紛紛，張魯才看了就上台說大多數工友現在都同意了廠方的決定，並邀請工友代表小玉上台講話。

大玉：小玉怎麼會是工友的代表呢？

大嫂：阿蘭，到底小玉怎麼跑的？

阿蘭：我們知道張魯才是在利用小玉，當時我們看到小玉一個人呆呆的愣在那兒，白毛猴他們却在旁邊死釘着她。

華伯：太卑鄙了！

大嫂：後來怎樣，後來怎樣呢？



大玉：是啊，阿蘭，後來怎麼樣呢？

阿蘭：工友們對張魯才他們非常不滿，一齊揭穿他們的陰謀，場面立刻大亂，白毛猴看到情勢不妙，立刻溜走，小玉却在這個時候跑出會場，我和水牛在後面追她，看她上了一輛德士，水牛也立刻包了一輛車去追她。

大嫂：現在水牛呢？大玉，快想法子把小玉找回來。

大玉：好。華伯，幫忙照顧我媽。賠償的事情工友們明天向公司交涉。阿蘭，我們走。

（這時，何叔和小玉進，小玉頭髮蓬亂）

大玉，阿蘭：何叔，小玉！

大嫂：小玉。

何叔：你看，他們都在等你。

小玉：（抬頭看了衆人）媽！（奔了過去，擁着大嫂，大嫂憐惜的理着小玉的髮絲）

華伯：終於回來了。

大玉：何叔，你是怎樣遇到小玉的？

何叔：（笑了笑）真湊巧，我九點多剛好駕車經過 Golden Hall，看到一個女子奔跑出來，以為她要搭車，我便停車，後來才發覺是小玉，問她是否要回家，她一邊哭一邊說不要，我便暫時把她載去我家，問明了她的經過，勸了一番，才把她載回來。

大嫂：乖孩子，妳自己一個人跑去那兒？害得媽多着急！

小玉：媽，我……爲了照顧自己的家，被利用了。

大玉：妹妹，如果妳當時上台講話，也許有些工友會受騙，妳知道嗎？

小玉：姐姐，我沒想到去參加舞會會影響工友。

小玉：在聯歡舞會裏，張魯才宣佈我是模範女工，逼我上台說工友諒解廠方減少工資。我不講，因為我不是工友代表，何況我們的工資已經很低了，怎麼可以再減？雖然我做了書記薪水會增加，可是，我不能昧着良心這麼做。（哭泣的說着上面一段話。到這句話，小玉已經忍不住哭了出來）

華伯：小玉，後來怎樣呢？

何叔：小玉，繼續說下去吧！

大玉：妹妹，說下去吧！

（華，何，大玉及衆人的鼓舞，使小玉漸漸感到溫暖，終於停止了哭泣，繼續說下去）

小玉：白毛猴，張魯才看我猶豫不決，在旁邊死盯着我，我看到工友們關懷的看着我，一時心裏很亂。張魯才很着急就恐嚇我說，如果我不講就不能做書記了。這時，我更體會到我被利用了。……我很慚愧、懊悔，沒臉見工友就跑了出來。（說完，撲向大嫂身上）

大玉：妹妹。

（衆人都關懷的注視着小玉。突然，水牛衝了

進來）

水牛：不好了，小玉失踪了！

（看見小玉）我……是我搞錯了。

阿蘭：水牛！

水牛：爸爸，回家吧，很遲了。

華伯：回家？哈哈，爸爸太高興了，還不想回家，你倒說說你是怎麼追趕何叔的「德士」的？

水牛：什麼？我追的是何叔的車？當時，我也僱了一輛車去追，可是，在轉彎的地方就不見了。

華伯：你真沒用。

小玉：水牛。我對不起大家。

衆人：小玉！

大玉：妹妹，這不是妳的錯，都怪我不好，我忽略了關心你們，我要記住這個教訓。媽，隔壁人家的物質生活改善了，可是他們那麼做，只是解決他們一家的問題，並沒有解決我們的問題，華伯家的問題，何叔家的問題，以及所有窮人家的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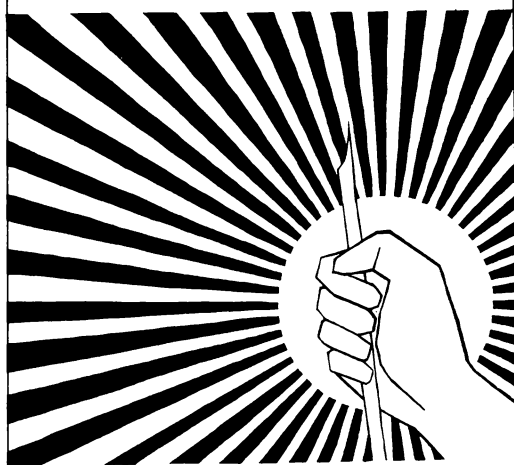
大玉：妹妹，妳看清了白毛猴他們的面貌，我們都很高興，希望妳以後跟工友們生活在一起。

小玉：姐姐，我要跟妳們在一起！

（衆人很高興的看着小玉）

幕下

## 星大中文學會主辦 1973年度 文藝創作比賽



公開予星馬文藝愛好者，歡迎反映社會現實作品

組別：共分四組 1.小說 2.詩歌 3.散文 4.戲劇

截稿日期：31-8-73，惠稿請騰寫三份，逕寄予星大中文學會郵政信箱 P.O. BOX 2222 Singapore

稿上請註明組別、作者姓名、地址，使用筆名聽便。

# 在漂亮言辭的背後

崇實

莫泊桑有一部長篇小說，寫一個青年突如其來接到一筆巨額遺產，死者和他不親非故。起初他歡天喜地，以為上帝厚寵他，後來才發覺，原來他的生母背着父親和死者有過一手。怎麼辦呢？莫泊桑寫道：「他靈魂里的利己心，戴上了廉宜的假面具，一切改裝、隱藏着的利益都在他的靈魂里鬥爭着，互相搏擊着。最初的懸慮在巧妙的推論前讓位，隨後又再消失了。」結果，不用說，他按着他那一號人的規律行事，在道德的飾詞下，懷着義士的心情，收下那筆款。至于他收下母親姦夫的錢，和道德扯得上什麼關係，原書不在手頭，恕我推論不出。不過，這倒使我領悟：偉大、莊嚴、整潔、美麗的言辭，有時候只是卑下、浮滑、骯髒、醜惡的裝飾品而已。

例如：「英雄」該是個光榮的稱號吧，但是小說中兇殘暴虐、陰險奸詐的曹操，也只會哭哭啼啼、假仁假義的對劉備說什麼：「天下英雄，唯使君與操耳。」「克宮最有天才的文學娼妓」蕭霍洛夫，在蘇聯衛國戰爭期間曾被敵人抓去，四十年後當他回憶起自己屈膝投降的偉蹟時，還哆哆嗦地呼號：「我多麼想活啊！」但是，布里茲涅夫却隆重之地頒賜給他「社會主義勞動英雄」勳章，因為他能夠用一支生花妙筆，把那貪生怕死、毫無節操可言的「活命哲學」說成天地間的至理。至于我家隔壁的阿狗，他對「英雄」的理解可就簡單得多了，他以為敢當着女孩子面前跳進波濤洶湧的大海，就是英雄。有一次，他真的這樣做了，結果差一點葬身魚腹而成為小報的頭條新聞——他根本就不會游泳。

「無禮」總不值得讚揚吧，但是儒家的「禮」，就是好的嗎？也不見得，就拿「禮記」來說吧。可別小看這部書的威力，時代是風雷激盪的七十年代，地點是熱帶的星馬，也還有三兩只頑固的蒼蠅對它寶之、愛之、敬之、畏之，好像李蓮英覲見慈禧太后一樣，老是對她下跪磕頭；如果你胆敢反對，包管他跳腳。跳腳儘管跳腳，下跪儘管下跪，儒家的「禮」只是一潭腥臭，也是無可奈何的事實。舉一個例子，周朝皇帝有一百廿一個老婆，「禮記」不但不非議，反而合「禮」地規定：「女御八十一人，當九夕。世婦二十七人，當三夕。九嬪九人，當一夕。三夫人，當一夕。后，當一夕。十五日而偏。」當，就是陪皇帝睡覺，九嬪當一夕，也就是九個人一同和皇帝過一夜。這種荒淫無恥的勾當，主張「非禮勿視」、「非禮勿言」的聖崽們，竟道貌岸然地筆之于書，編排為

「禮」，我不禁恍然大悟：原來在聖子聖孫的觀念中，化淫棍為天子聖明，化雜交為神聖的國家原則，禮也！

不但儒家的「禮」，就是尼赫魯這個「和平老人」的「非暴力主義」，星馬也就有人翹起姆指，忙不迭磕頭，最近甚至還漾起一道追懷他的微波，有的眉飛色舞的誇耀他曾貴為尼氏的座上客，以示高人一等，有的沾沾自喜地透露他一貫尊稱尼氏之妹為「媽咪」，就沒有叫尼氏作「爸爸」吧了，有的却義憤填膺地怨怪「都是那群滿身污濁，沒受教育，不懂程序的印度國民促使他老人家發脾氣」，害得他老當不成溫柔敦厚的「和平老人」。然而，著名作家兼新聞工作者菲列斯·格林最瞧不起的，也就是這一個尼赫魯的「非暴力主義」。由于尼的教育背景，他曾經是格林「心中的英雄」，直到有一夜，格林和他長談六個鐘頭，才發覺他是一個「糊塗」人。格林問他，為什麼不利用印度少數上層份子的巨量財富來發展社會生產，他忙不迭地回答：「噢！我不能這樣做，國會會反對的，企業家也會反對的，這會帶來暴力衝突。」對他來說，這是很可怕的；與此同時，印度每年有五十萬名兒童因飢餓而夭折，他倒不覺得可怕。格林怒不可遏地申斥道：「在資產階級心目中，不以為這就是『暴力』，然而，大量餓死如果並非不流血的集體大屠殺的話，那又是什麼呢？」從此，他的思想起了深刻的變化，他逐漸深一層發現「我們都活在一大堆的神話、美麗辭句和冠冕堂皇的理由之中」。結果他寫下了聞名遐邇的「敵人」（或譯「公敵」），一針見血地拆穿了流行于西方的「民主」、「非暴力」、「援助」等書，動聽言辭背後，所包藏的只是血淋淋的侵略、控制、壓迫與榨取而已。

妙的是我們的文娛界，竟有人大衣領帶，而又潑婦罵街式地痛詆崇實論。他們以為，只要祭出「義演」的名堂，那麼，不管節目拋售的是鴉片大麻，乳浪臂波，熱褲「迷你」，還是老漁翁樂陶陶，吹口哨戲婦女，大白天活見鬼，統統都算「更實際地為人民群眾做些有意義的事」。為什麼呢？因為他們在幹「慈善事業」啊。按照這個邏輯，只要在妓寮和烟窟門楣上掛上巨幅橫條，上面正楷端書「為××療養院義賣」，那麼，鴿母和鴉片毒販也就立地成佛，化為「真正地替社會服務」的典範了。為什麼呢？因為他們也在幹「慈善事業」啊！

更妙的是蘇聯在赫爾辛基歐洲安全第一階段會議上的表演。先是葛羅米柯擺出一付慈祥和善的面孔，左

一聲「和平」、右一聲「尊重」，中間還夾着許多「平等」，可是，緊接着蘇聯代表團發言人却露出猙獰面目，斬釘截鐵地表示，莫斯科將毫不猶疑地重幹侵略捷克的勾當。這無異的向與會國警告：「你們絕不能侵犯別人的疆界，而我們是可以的；你們絕不能使用武力，而我們是可以的；你們絕不能干涉他國內政，而我們是可以的。」這就是克里姆林宮權貴集團所致力的「世界和平」。

這些人，扛着「禮」，「保衛自由民主」，「和

平」，「非暴力」，「慈善事業」等堂而皇哉的招牌，實際上却幹着保護一小撮人，甚至一己的利益。但是，如果你胆敢揭穿真相，指出蠱惑人心的畫皮蒙覆的只是吃人的妖魔，那麼錯的倒是你。什麼「見不得陽光的英雄主義」呀，什麼「反人民」呀，什麼「好戰份子」呀，等等一大套殺氣騰騰的罪名就會連環飛來。

爲什麼呢？爲什麼他們是對的呢？

只因爲他們把漂亮話說在前頭。

接「訪周海嬰—魯迅的兒子」

本朋友內山完造掃墓致意。

## 關於周海嬰及其家人

周海嬰在一九五〇年進入北京大學物理系學習無線電，以後又留在學校工作，搞無線電試驗。一九五六年，他參加中國共產黨。一九六〇年調到中央廣播事業局工作，去年他擔任了技術部副主任。他說：在舊中國，連無線電的零件也買不起，找人請教更是件困難的事兒。現在，生活幸福了，生活越是幸福，越是不能忘記魯迅先生艱苦樸素的革命精神。他經常向人講魯迅先生的一句令人深思的話：「生活太安逸了，工作就被生活所累了。」他牢記父親的教導，生

活艱苦樸素，工作勤勤懇懇，對技術精益求精，工作積極主動，並且滿腔熱情地關心人、幫助人，受到人們的好評。可是，當問起海嬰時，他謙虛地說：這沒有什麼可說的，我只覺得自己是在做着應該做的、力所能及的事情。我父親在那樣困難的條件下，還經常幫助青年，從來不講條件的。

周海嬰現在有四個孩子。大兒子已經參加了中國人民解放軍，是個共青團員。二兒子今年上了高中。三兒子和小女兒都在學校唸書。他的夫人馬新云是北京大學外語系畢業的，現在在第一百五十中學（原北京師大廿附中）教外語。周海嬰一家人在社會主義的新中國過着魯迅先生所憧憬的、並爲之戰鬥一生的幸福生活。

## 七七的號角

是在這抗日鬥爭日創作出來的。  
激勵民族的抗日決心。「七七的號角」也  
女組織了宣傳隊出發到各地去宣傳作戰，  
抵禦日本侵略軍的瘋狂進攻，中國青年男  
爲了響應偉大的「七七」抗日號召，



書

評



龐末萊的

# 森林里的夢魘

高飛譯

一本菲律賓刊物 Bayan (菲律賓語)，登載了阿瑪多·奎烈若 (Amado Guerrero) 的一篇文章，題目為「龐末萊的森林里的夢魘」，嚴厲批判和否定了反動小說「森林」(The Forest)。

「森林」出版於一九六三年。作者威廉·杰·龐末萊 (William J. Pomeroy)，是一名美國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他在美國軍隊中服役，並曾一度留駐菲律賓。戰後，他回到菲律賓去「學習」，並且娶了一名菲律賓大學畢業生西麗亞·瑪莉雅諾。後來，他們一起進入森林參加了虎克游擊隊。「森林」是他們和虎克黨人在一起兩年左右的「個人歷史」。

正如奎烈若所揭露的，這本書偽裝反映菲律賓人民的武裝鬥爭，「圍繞着資產階級消極悲觀的主題，把革命鬥爭歪曲成一場惡夢」。作者寫這樣一本小說的目的實際上是企圖「恐嚇人們離開武裝革命以及使他們相信武裝革命是沒有希望的。」

文章說，龐末萊「頑固地把所有森林中的事物描繪成死亡和腐朽的象徵」，「他總是竭力製造黑暗的氣氛」，「把菲律賓革命和革命前景塗染成模糊一片的畫面」。他悲嘆道：「我們躺在那潮濕的黑暗中，鼻中充塞着植物的霉味，聽群蛙唱着黑夜的輓歌，我們第一次感覺到失敗、絕望。」通過這樣的描寫，龐末萊挑起了對搞革命的恐懼情緒，以達到將人們驅離革命鬥爭的目的。

文章指出，龐末萊在虎克基地是萬分厭倦的。「他一踏進森林，就立刻因弄濕了新鞋而感到不舒服……泥土，水蛭，螞蟥，以及切實的或假想的樹枝的斷落對他都是無盡的折磨」。於是，龐末萊後悔進入游擊隊根據地，被「囚禁在森林里」了。他所渴望的是敵人的基地，是「有着廣闊天地的公開世界」。

龐末萊自封為「救星」，却大肆誣蔑農民群眾，在他的眼中，菲律賓農民都是常年累月被凌辱得麻木不仁的生物，都不懂得起來反抗殘酷的壓迫和剝削，甚至不會對反抗的呼吁有所響應。于是他做了一個醜惡的比喻：「我們就像倚在深井邊的人，在向那井的深處投擲石子，等着聽它擊中水時的深邃回音，可是回聲是那麼奇異，就像有人正在那深處即將沉沒時的絕望呼喊。」在他對人民的醜化中，龐末萊充份暴露了他那反動的資產階級思想。

文章還引用了許多事實，進一步撕破龐末萊的「革命英雄」的面具。當一支虎克擴展部隊離開森林營地時，本來應該為革命鬥爭的擴大而感到高興的，他却哀鳴到：「似乎有什麼東西離開了我們的生命」。當他第一次得到撤退的警報時，他十分悲傷地說：「第一根不安寧的細線觸動了我們的心弦」。而一看見敵人的飛機，他的腿就在褲管里發抖，懼怕自己的呼吸聲被聽見。這正是最徹底的胆小鬼的自供狀。

沿着資產階級的悲觀消極和投降主義滑下去，龐末萊終於完全屈膝在敵人面前了。他無恥地供認：「我在樹後大喊一聲，頭上的射擊減少了，我聽到喊聲叫我出去。我不知道將發生什麼事情，但我從樹後面走出來了。它對我來說是森林的最後一棵樹。那些軍人走近來奇怪地看着我……他們大都友善而整潔，軍官和服役兵都一樣。」

「森林」的故事到這裡是結束了。但龐末萊的故事還沒有結束。正如奎烈若的文章所揭露的，龐末萊被捕和判了罪，但通過美國當局的調解，他刑期未滿就被釋放了。然後他又做了一次負有任務的環遊，先是替英國聯邦調查局，繼而是為美國中央情報局。而今，龐末萊和他的妻子正在倫敦居住，享受着美帝國主義和蘇聯社會帝國主義的惠顧。

文章最後提出，儘管龐末萊仍然在進行他的反革命活動，他決沒有辦法顛覆重新開展着的菲律賓群眾運動。菲律賓人民正在大踏步地奮勇前進，沖破一切企圖掩蓋大地的妖霧。

# 總有那麼一天

## △ 勁草 ▽

大水  
涉過多少家園  
舐着舌頭來了  
瞧啊 它狂流的口涎里  
有孩子們保暖的衣服  
有還沒消化的鷄屍鴨血  
瞧啊  
它翻倒殘廢着脚的桌檯  
它在盛稀粥的碗添上泥黃的湯  
幾千隻手脚在忙碌  
幾千顆心在顫抖着悲憤與哀傷

你到這家聽聽  
媽 水已到了我的胸口  
爸 水是不放過我們了  
大水 它會唱希望的歌  
——缸底的一把糙米留下來吧  
再向社會要更良種的去  
破舊的衣服讓我漂白漂白吧  
再向救濟小組要幾套去  
屋子已經爛了 讓我住住又何妨

你往那家聽聽  
婆婆 妳的扁担流遠了  
爺爺 整簍的爛心菜帶不帶  
大水 它會唱慈祥的歌  
——誰說我冷血無賴  
瞧 菜價不是讓我迫上塊二錢一斤嗎  
菜農們快賣呀 賣呀

應該有摩多單車的菜農赤肩涉足  
背的是冷雨中哆嗦的老母親  
兒啊 去搶救你阿根兒的被吧  
我不能帶來溫暖  
死就讓我死在老家吧  
母親啊 妳的老生命怎能像爛根的菜  
讓洪水收拾  
妳的血汗已流夠給大地  
怎能讓僅餘的皮骨去祭河床的大口

大水 它還會唱親情的歌  
——是老天命令我來收拾他的殘羹  
是我的河床兄弟要一個大豐收  
它狡猾的狞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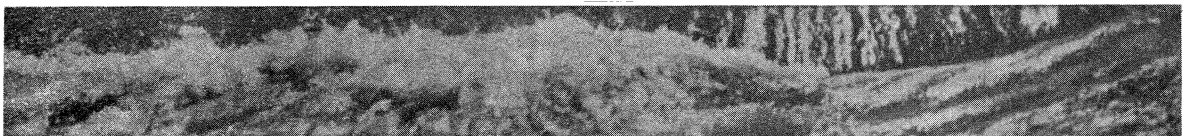
——不上來括  
河床的兄弟吃什麼  
瞧 我帶回今年的新禮物：  
有豬瘟的豬屍  
生產過剩的鳳梨  
良種的稻苗  
新建木橋的板柱  
廉價屋的一流鋅板  
還有那 家庭計劃的藥丸  
讓我唱着凱歌往另一村作客吧

大水 它更會唱指點迷津的歌  
——爬高去 爬高去  
你們的生活苦夠了  
往那尖尖高高金光閃爍的山爬吧  
那兒埋着黃金  
那兒擺着活兒  
那兒教你認字  
那兒大贈送享受  
你們拼命爬吧

誰不知道  
那已禿頭的山尖上  
千萬張嘴吧在吞着苦飢的口水  
千萬面胸膛在燃着無邊的怒火

從山上噴下來的  
從低地激起來的  
是火海是怒濤  
在山腳咬出了誓：  
是我們的土地  
我們定要回去  
高山定要剷平  
低地定要填起

翻上最高的山尖  
我們會推着崩裂的山泥巨浪般回來  
湧往最低的盆地  
我們會痛快的奔躍在填平的大地上  
大水啊 容不得你橫行  
高山啊 讓不得你霸道  
那一天 大夥屋頂一般高  
那一天 燦爛的陽光遍地球  
有那麼一天  
總有那麼一天



## 編 後 隨 想

✱ 「大學文藝」第五期終於勝利的出版了！

自從我們在報章上發表了徵稿消息後，反應異常的熱烈，而且稿件來源遍佈祖國各個角落。半島外的星島朋友們也寄來片片關心，這强有力的顯示出兩地人民的血肉關係，不是一小撮人的主觀願望所能隔絕的。大家熱情洋溢的寫來了許多感人至深的生活和鬥爭的真實故事，鞭策着我們向舊的、腐朽的事物挑戰！

✱ 在漂亮言辭的背後，常常就掩蓋着一些人的醜惡企圖：什麼爲了建設一個「繁榮社會」，自稱爲遺傳學專家者大發「人種優劣論」，胡說什麼窮家孩子禍國殃民，是一切罪惡的魁首，大肆鼓吹窮人應少生孩子；什麼爲了提高生活水準，百物就得加價，加一次，生活水準就提高一次。結果，社會是「繁榮」了，生活水準更被提高到亞洲第二位，可是相對上人民所受的苦難，却是越加深重了。

✱ 「斯文盜賊」的猖獗，造成了各地人民的災難；巴拿馬人民的抗議，日本魚商的示威，以及在你我身邊的勞苦大眾的遭遇……，這一宗宗的慘痛事實，沖擊震撼着我們的心湖。「兩姐妹」教育了我們，去同千千萬萬的人走一條寬闊的生活道路，再不是滑入被蓄意宣揚的爲「個人前途」打算的道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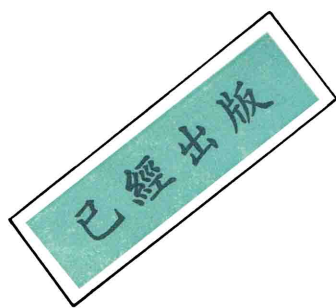
✱ 由于客觀上及時間上的限制，有一兩篇創作我們在未得原作者同意前，就把它們刊登了，希望他們能夠見諒。

✱ 在生活中、學習中、工作中及鬥爭中，一定會有許多令人悲憤的、必要口誅筆伐的事，也一定會有許多教人快慰、值得頌揚的事，朋友們，讓我們同把這些所見所聞寫下來，相互學習、相互鼓舞，使大家的隊伍一致、步伐整齊，爲了明天壯麗的理想，戰鬥得更加起勁！

來稿請寄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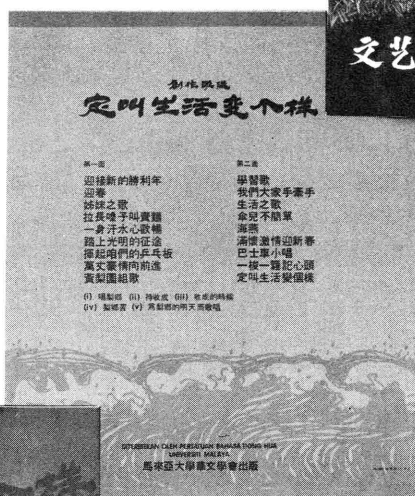
Box 97,  
Faculty of Medicine,  
Universiti Malaya,  
Kuala Lumpur.





## 唱片

本地創作歌選  
每張售價叻幣三元八角



## 1972 年度文藝創作比賽特輯

### 內容

手  
椰林深處  
仝屋共住  
一齊學下去  
文藝界的鴉雀們

兩條路  
捏緊拳頭  
可敬的親人  
老枯樹的話  
千年鐵樹要開花

每本售價叻幣六角

編輯者：馬大華文學會大學文藝編委會

承印者：堅申印務（馬）有限公司

Jenson Press (M) Sdn. Bhd.  
58, Jalan Tertama, United Garden,  
5th Mile, Off Klang Road, K. L.

定價：叻幣四角